12
3764
10

R12
3764
10

尚書古文疏證七　太原閻若璩百詩著

第九十七

爾雅爲詁訓之書特少所襲用大禹謨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即唐虞曰載肇征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即夏曰歲伊訓惟元祀太甲惟三祀商曰祀也泰誓惟十有三年春畢命惟十有二年周曰年也愚及質之今文書反多未合如唐虞純稱載不待論若商必曰祀何周公告成王曰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及罔或克壽者亦俱稱年不等或曰此蓋以周之年述商在位之數云爾若對商臣言則曰惟十有三祀對商民言則曰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仍不

1991.4 贈寄
91-43

沒其故稱矣愚曰然則多方亦有天惟五年須暇之予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非對商民以言商君者乎何亦稱年疑祀年古通稱不盡若爾雅之拘觀周公稱高宗三年不言參諸論語戴記俱然及一人說命便改稱三祀亦見其拘拘然以爾雅爲藍本而惟恐或失焉情見乎辭矣

按宣和博古圖錄商兄癸卣銘曰惟王九祀周已酉方彝銘曰惟王一祀周亦稱祀太甲元祀惟梅氏書而劉歆眞古文仍是元年商亦稱年爾雅夏爲昊天堯典欽若昊天則天之總稱不獨夏也秋爲旻天多士旻天大降喪于殷則時惟三月非秋也烏曰雌雄獸曰牝牡牧誓牝雞無晨烏亦未嘗不稱牝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皋陶謨百獸率舞烏亦未嘗不稱獸何今文詁訓不盡拘爾雅乎古文反是益可以徵其情矣

又按旅獒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本出國語國語是九夷百蠻此易百爲八者襲用禮明堂位及爾雅之文也九夷復同論語八蠻復同周官一事且兼數書其亦自炫其學之博也與

又按左傳宣三年王孫滿於周曰卜年七百於商曰載祀六百是商不獨通稱年且稱載古人不拘類如此

第九十八

嘗讀文中子述史篇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罷矣故君子沒稱焉曰嗟乎罷史尚不可況經乎而謂眞出自聖人口哉註曰太

熙晉惠帝卽位歲此後至十六國春秋及南北史有索虜島夷之呼如詬罵然夫以相敵國罵尙不可況諸侯於其主乎豈眞出自三代上哉晚出泰誓篇疑者固衆予獨怪其古人有言曰以下如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當時百姓讎紂固往往而有何至武王深文之爲世讎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發端汎語也何至武王易其辭爲除惡務本以加諸紂身湯誓師不過曰爾尙輔予一人致天之罰牧野誓師曰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如是已耳何至此爲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若當時百姓亦未知讎紂而武王實啖使之者噫其甚矣夫時際三代動關聖人而忽有此詬厲之言羣且皆爲當然先儒曰不識聖賢氣象乃後世學者一大病道之不明厥由于此余每讀之

三歎焉

按京山郝氏多士解云周公於殷未嘗有頑民之稱頑民見孔書君陳畢命及序三篇俱非古故于文王之雅稱殷士曰膚敏酒誥曰殷獻臣洛誥曰殷獻民茲曰商王士曰殷多士皆敬而矜之其肯誡之爲頑民乎余讀梓材曰迷民召誥曰讎民迷民讎民與頑民又何別焉但謂曾加詬辭於紂則無是耳

又按墨子引大誓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其爲古書辭信無可疑或者聞而疑之以爲果爾特與商君之法不告姦者殺告姦者與殺敵同賞等爾恐武王無是語余證以二條曰盤庚中乃有不吉不迪顚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

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酒誥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此等所立法較大誓不尤甚矣乎或者無以難

又按姚際恆立方曰伏書之誓甘誓湯誓牧誓費誓秦誓凡五篇誓辭之體告衆皆以行軍政令及賞罰之法爲主告以左右御馬之攻正用命弗用命之賞罰者甘誓也告以不宜憚此征役明其賞罰者湯誓也告以稱比立之法步伐之數者牧誓也告以戎器牛馬芻糧期會諸事者費誓也若秦誓則因敗悔過別是一格大抵古誓雖識當時告衆之言然後人亦可藉以見一代之兵制豈徒然醜詆敵國如後世檄文已乎中亦有略數敵罪如甘誓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湯誓

舉桀之時日曷喪語牧誓舉受用婦言與崇信多罪者今泰誓上中下三篇僅有賞罰二語絕口不及軍政惟是張目疾首洗垢索瘢若恐不盡鳴呼誓辭至此蕩然掃地矣

又按顧炎武盧人曰商之德澤深矣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武王伐紂乃曰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曰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滅乃讎何至於此紂之不善亦止其身乃至幷其先世而讎之豈非泰誓之文出於魏晉間人之僞撰者耶憶余晤盧人壬午冬曾問古文尚書還當疑否曰否此殆得悟之於晚歲者然他又騎牆矣見日知錄

第九十九

道之行廢繫乎命予則謂書之隱與見亦有時運初非人意料

所能及者嘗思緯書萌於成帝成於哀平逮東京尤熾有非讖者至比諸非聖無法罪殊死嘗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其撰禮名樂又不待云當時能心知其非而力排之者桓譚氏而止耳張衡氏而止耳縱有儒宗賈逵氏摘讖互異三十餘事以難諸言讖者及條奏帝前仍復附會圖讖以成其說身亦以貴顯他更可知於此有人焉能料二百載後其學寖微有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悉焚之被糾輒死如隋之代也哉又料有乞取九經正義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爲怪異之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駁雜如歐陽氏之請也哉又思今天下所廟祀者莫過漢壯繆侯之盛抑知侯之前血食盛者則伍子胥也項羽也朱虛侯劉章也讀風俗通義城陽景王祠徧滿琅邪青州六郡及勃海都邑鄉亭聚落雖遭禁絕旋復故讀明一統志僅莒州一處存耳懸絕如此豈非鬼神亦關氣運冥報各有時代古文書二十五篇出于魏晉立於元帝至今日而運已極中間爲桓譚張衡之非者不少安知後不更有歐陽氏出請以刪讖緯者刪此古文尊正義者尊伏生三十一篇俾其孤行乎亦書之運也吾終望之維持此運者

按或問緯起哀平子以爲始成帝者何也余曰張衡言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初亦不省所謂讀班書李尋傳成帝元延中尋說王根曰五經六緯尊術顯士則知成帝朝已有緯名衡言不妄衡又言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爲不戒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也見尤洞然若莊子孔子繙十二經以

說老聃說莊者謂兼六緯在內是莊子時有緯殆非也

或又問隋志讖緯篇云賈逵之徒獨非之與范書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貫顯者不合何也余曰此蓋隋志誤讀張衡疏侍中賈逵摘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之文以爲逵非讖不知逵第摘之云爾初無所非也不然逵僅如鄭興尹敏宮亦不顯尚望其於明章兩朝以左氏學爲帝嘉納耶非附會圖讖力耶史凡此等譌謬處不勝辨聊一及之俟世之觸類而通者

又按後漢劉盆子傳軍中常有齊巫鼓舞祠城陽景王又於鄭北設壇場祠城陽景王耿弇傳注臨淄小城內有漢景王祠琅琊孝王京傳京都莒國中有城陽景王祠上書願徙宮

開陽以避是景王祠東漢初已盛不獨如劭所言

第一百

余向謂孔傳不甚通官制故有三公領六卿之說今且有兩職實不相通誤合爲一既見經復見傳者周禮大馭中大夫掌馭玉路以祀戎僕亦中大夫掌馭戎車齊僕下大夫掌馭金路以賓道僕上士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田僕上士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此官皆馭王車而大馭爲最尊又有大僕下大夫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其佐有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儀祭僕掌受命于王以眡祭祀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隸僕掌五寢之掃除糞洒之事此等官以僕名而無預于馭車之事大僕雖有

左馭前驅之文而其所重自在正服位出入大命是其職與大馭初不相涉也晚出冏命篇出入起居冏有不欽發號施令冏有不臧是近臣有與于王之起居命令者則似太僕所掌與書序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又云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則官高職親與王同車又似大馭非大僕所可當得毋誤記周禮二官爲一安國蚤已自吐供招曰太僕長太御中大夫然其誤亦有故案漢百官公卿表太僕秦官應劭曰周穆王所置蓋大御眾僕之長中大夫也豈非經與傳之所從出哉凡余駁正古文皆抉摘其所以然使無遁情近儒謂揚子雲生平昌黎亦被瞞過程子猶爲之諱朱文公出方是千年照膽鏡雄爲狐妖無遁處快哉斯喻也

按漢表云太僕秦官掌輿馬以太僕專司馬政蓋自秦失之古貴而今賤者漢之校尉是有名內而實外侍中給事中之官是有名武而實文太尉大司馬之官是亦古今沿革遷流之常無足異獨異當周穆王朝作書命其臣爲太僕不本周官旁侵大馭職掌如秦制殊失卻本色耳

或謂古文書多出漢書遵若繩尺莫敢或爽子能一一窮其所出其於漢書亦可謂熟已余曰何足云憶朱嘗有二事韓魏公當英宗初屢以危言動光獻太后一日簾下忽問漢有昌邑王事如何公卽對曰漢有兩昌邑王不知所問何王耶太后語便塞案武五子傳李夫人所生子名髆初封昌邑王

賀乃嗣立者國旋除故漢實兩昌邑王公蓋援此以對若爲
弗識其意明以全國體而陰以消母后之邪心誰謂宰相可
不用讀書人乎蘇轍紹聖初疏諫父作子救何世無之且及
漢昭變武帝法度事哲宗大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
殿侍罪莫敢救者范忠宣從容言曰武帝雄才大略史無貶
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帝爲少霽案武帝紀贊曰如武帝之
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
焉蓋班氏乃用微辭非貶辭其體析之精如此若二公者庶
可謂之漢聖彼劉深父對客能誦柰何妄薄命端遇竟盻前
及設爲屏風張某所等語無一字差經生技耳
又按余向謂作古文者生于錯解未正之日故書亦隨之而
誤今又得一事是怵惕惟厲嶺達疏厲訓危也卽易稱夕惕
若厲之義也予謂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乾爲句夕惕若爲
句厲无咎爲句證以下文言雖危无咎益驗句讀斷宜如此
三代以上人必不誤讀厲聯上若王輔嗣輩可知詎意周穆
王時以輔嗣爲本而幕脫之乎其出魏晉間可知或曰誤果
自王輔嗣輩乎予曰張竦爲陳崇草奏曰終日乾乾夕惕若
厲淮南子人間訓曰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
也誤已見於此
又按魏禧冰叔著草奄宦策云夏商以前不聞奄人之名至
周而著予曾寄語之曰文王世子問內豎之御者曰內豎非
奄人乎周禮不明言其倍寺人之數乎王季當商之季固先

周而見於經因憶張九成廷對策閻寺閹名國之不祥也堯舜閽寺不聞於典謨三王閽寺不聞於誓誥豎刁聞於齊而齊亂伊戾聞於宋而宋危亦只是好議論其實立政篇左右攜僕孔疏謂左右攜持器物之僕若內小臣寺人等百司蔡傳謂若內司服之屬內司服周禮以奄爲之但當時在文武之廷皆常德吉士無復有凶人匪類者厠其間何不祥之有又憶後漢書宦者傳序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其數正指內小臣以下凡四項連閽人在內雖小誤要以內豎爲非士人足正鄭註之譌作一序從聖人仰觀于天說起何等源遠流長近文士問以夏商且茫然對此能無閽筆而歎或曰苗民承蚩尤制肉刑方有刑餘之人以充閽宦不知蚩尤前將若之何予曰奄精氣閉藏者人固有生而然者也以四海之廣億兆之眾豈無生而奄者若干人以出入天子之禁闥以傳天子之命令哉欒巴生東漢尚給事掖庭上世可知考天官所屬奄有四十四人地官有十二人春官八人共計之六十四人成周號稱百官備庶務繁數僅如此況上古之代其用彌寡取諸天之所生而已足此何必俟其人自陷於罪戾而後吾從而刑之復取而用之以供吾之職役哉靈樞經黃帝岐伯已及宦者無鬚然此書出戰國之末

又按革奄宦策云周猶以罪人供事秦漢以降悉平民矣予謂毋論李延年坐法腐刑方給事狗監中石顯弘恭皆少坐

法腐刑方爲中黃門漢腐刑尚存平民無自宮以求用者卽
司馬遷爲中書令尊寵任職亦以李陵故獲罪獲罪後下蠶
室方可爲此職蓋原名尚書令武帝游宴後庭始改今名昔
以士人爲之帝改用宦者以典機事是遷爲中書令已不復
列於士類唯給事殿省爲銀璫左貂之儔矣可恥孰甚故每
感慨嗚咽不自禁憶東海公編古文淵鑒問予報任安書可
入選否予曰此大有關繫文字近袁公繼咸題其後曰負絕
代眞史才窒賤辱自處以杜閹宦擅政用人之漸其爲天下
萬世慮尤深遠矣可稱遷知已併載此語書後以徵乙夜之
覽亦可以當諫書也公曰善

又按立政篇庶常吉士又云其惟吉士召公戒其君亦詠藹

藹王多吉士藹藹王多吉人周家用人之法惟在吉問命襲
其語曰其惟吉士儉人者吉士之反虞廷之所謂凶人立政
篇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又云其勿以儉人問命亦曰爾無
昵于儉人其襲取可勿問矣

又按穎達疏府史已下官長所自辟除命士以上皆應人主
自選今命太僕謹簡其僚屬者人主所用皆由臣下銓
擬可者然後用之此雖爲僞古文宛轉解得猶知有周官之
典在不似蔡氏竟云成周時凡爲官長皆得自舉其屬不特
辟除府史胥徒而已之謬也蔡傳凡徵及故實處非略則謬
儒者之無用如此

又按唐永淳元年魏玄同上言選舉法弊曰穆王以伯冏爲

太僕正命曰愼簡乃僚此自擇下吏之言也太僕正特中大夫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可知故太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是分任羣司而統以數職王命其大者而自擇其小者也竟以僞古文爲眞周官制不知爵祿予奪生殺廢置八者皆人君馭臣之大柄冢宰不敢專告王以施之而已至內史第掌其副貳爲考其當否以將順匡救之於辟除僚屬無與而司徒所掌之興賢則謂其實興司馬所掌之詔事則謂其以能皆無關辟屬吾不知玄同所讀是何周禮也得毋以漢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州郡掾史從事悉任之牧守遂上意成周亦當然乎誤矣

又按宋史儒林傳朱子謂蔡元定曰人讀易書難子讀難書易蓋言其穎悟也余曾欲移此二語論尚書今文所謂難書也古文直易書耳人於二十五篇之蹈襲之譌謬處俱莫知辨析非讀易書難乎於三十一篇朱子亦不果斷句讀者羣且習孔蔡二傳爲固然莫敢是正非讀難書轉易乎聞者多爲之笑茲以問命屬二十五篇終故附其下云

又按姚際恆立方曰周本紀王道衰微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誡太僕國之政作冏命復窟紀謂太僕國之政非太僕正也命伯冏申誡之非命伯冏爲太僕正也與書序絕不相侔余曰子抑知所以不侔之故乎蓋逸書十六篇原有冏命太史公親受之知其義如此故改卻書序之文載入本紀若魏晉間無由覩逸書但止依傍書序爲說而不顧與

史背馳眞古文僞古文于茲又見一班云

第一百一

鄭夾漈謂六書明則六經如指諸掌余亦謂今文明則古文如指諸掌其相關合尤在金縢蔡仲之命二篇金縢爲千載來儒者聚訟今亦漸次渙釋獨難處則罪人斯得一語以爲知流言出管蔡謂之罪人邪何不立歸公且鴟鴞詩既取我子分明管蔡已陷于死公痛其兄之詞如此上文辟將又作刑居東又作東征近讀郝氏敬辨解云其居東二年何也王疑久未釋也則罪人斯得謂管叔始伏辜也公初至東管叔謀阻而終不肯改步明年將以殷叛成王覺使人執而殺之故曰罪人斯得罪人卽管叔也不曰討而曰得不用師以計得也誰得之王與二公得之公不知乎曰不知也公居東叔叛王疑公黨叔故取叔必不使公知公知亦不敢爲叔請進無以白于王退無以解于兄管叔所以驀然被戮公所以黯然沈痛不能伸一臂之力于後公知而乃作鴟鴞之詩貽王也鴟鴞見幽風然史不稱叔稱罪人何也叛故曰罪人孟子云管叔以殷畔朝廷以叛殺罪人非以流言殺叔也何以知之以王不悟知之何以知王不悟得鴟鴞之詩猶不悔也欲誚讓公而未敢耳如王以流言殺叔自知公無罪矣何待風雷啟金縢然後悟耶惟王不悟故殺叔不以流言以叛也以叛爲罪則以流言爲忠以叛爲罪知叔之當討不知所起公知而不言及公居東久管叔既以叛誅而王尚不

悟流言之卽叔也使元宰淹恤在外故史臣記罪人斯得于公
居東之年以正叔之罪以舒公之冤卽詩云謀欲譖言豈不爾
受旣其女遷之意世儒不達誤謂公以流言得叔嗟夫古人立
木求謗聞謗動色卽非聖人況口吾風聞殺兄自明視管叔所
爲賢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寸也或曰何據而知其非公得
鴞曰公得必以師是世儒所謂東征也時成王方以流言疑公
公欲出師則必請請則王必不從不請獨行則王愈疑人謂已
不利而又專制興師是救焚益薪也故當時聞謗不辨輒自引
避處憂患而異以行權非聖人不能豈有倉皇東征之事乎東
征之說由漢儒誤解我之弗辟爲刑辟孔書承訛僞撰蔡仲之
命謂公以流言致辟管叔囚蔡叔其說緣飾于春秋傳衛祝鮀

云管蔡啟商慙閒王室王殺管叔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
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以蔡此言
成王殺管叔周公不能救而推恩其子始末甚明杜元凱釋之
云周公以王命殺之將爲公文殺兄之過而不知公本未嘗殺
兄也據孔書爲辟叔而不知孔書後人僞增也詩詠東山破斧
缺斯是爲東征在成王悔悟迎公歸之明年非居東之二年也
爲討武庚祿父非討管叔也爲黜商命非爲流言也是時罪人
已得管叔已死序謂將黜殷作大誥旣黜殷殺武庚是也故書
大誥後金縢詩東山後鴟鴞篇次正同世儒誤以居東爲東征
不思書記居東二年詩詠東征三年也又以大誥爲討管叔今
大誥在何嘗一字及管蔡曖昧片語奚損盛德而擅興師旅甘

心同氣兄弟之惡不過鬩牆而羽檄星馳播告四方豈聖人所
爲況爲謗之初既不忍累兄自白避位之後又豈肯因謗殺兄
學者窮經此何等事可以不辨既厚誣公矣乃詭稱大義滅親
援湯武放殺爲解夫湯武放殺無地可避公一避而心迹昭然
桀紂負天下天下棄之兄雖負弟弟詎忍棄兄常棣一歌千古
含悽七月鴟鴞皆爲傷兄作大誥康誥垂泣而語無逸戒謔張
亂殺立政敬爾由獄詩云鼠思泣血無言不疾公蓋終身未
忘于管叔之死也豈其既殺兄而呻恫至此極乎孟子之書最
爲近古陳賈問孟子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有諸孟
子曰然陳賈曰知而使之是不仁不知而使之是不智孟子曰
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皆言公失于使兄耳
若更有殺兄之事陳賈巧詆豈不盡言而孟子又豈眞以誤使
爲過不知誤使猶爲過況其殺之豈但過而已邪故某嘗竊幸
公所以得免于殺兄成王二公所以能取罪人如反掌者正唯
以公居東一行耳使公聞謗不早避避不即東管叔之叛何待
二年旦夕率紂子挺戈西向公于此時欲避不及欲不與于殺
叔不可得矣惟其聞言即去不利之謗自解去而居東反側之
謀坐銷是以管叔之叛遲至二年之後東方情形悉于居東之
久公在外二公在內罪人束手社稷晏然而公亦賴以免于推
刃同氣之慘此其應變精密幾事能權豈尋常思慮可到當世
疑公殺兄亦以是耳嘗觀虞舜愛弟周公愛兄同也舜豈不有
天下而不忍亡弟公豈不有冢宰而不忍亡兄其志同也顧舜

爲人主力可曲全而公爲人臣勢不能兼芘家庭之變舜慘于公而過主之知公不及舜舜所以卒能容弟而公卒不能救兄今古遭逢有幸不幸哉世儒又有疑金縢非古者嗟夫不有金縢公之冤不白于後世矣其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傳寫聖人心跡瞞世如見曰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立言有體紀時紀事可徵可信爲千古尚論公案後人得據此以折服好事之口作史之功于斯爲大世儒不察蔡仲之命爲妄作顧謂金縢爲可疑某嘗晒千古少讀書人非誑語也

按讀辟爲避太史公書亦然王肅始解作刑辟漢儒當是魏儒也以康誥爲成王書書序及傳定四年皆然蔡氏從經文證辨屬之武王眞是郝氏必欲易之得毋以由舊爲翻新地

邪余嘗愛黃楚望注經于先儒舊說可從者拳拳尊信不敢輕肆臆說以相是非尹和靖云解經而欲新奇何所不至朱子至讀之汗下將合是二說爲郝氏告焉

又按讀金縢信王冀曰乃瘳人死可以請代免則益信周家得祈天永命之道不然那能遂過其歷讀文王世子不信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聖人豈能與子以年則亦不信武王九十三而終如金仁山所辨者或問仁山從竹書紀年武王年五十四亦可信與曰否史記周本紀載武王初得天下告周公旦曰維天不饗殷自癸未生於今六十年厥後武王喜天下七年是其崩壽且六十六豈五十四乎且必六十六生當于殷帝乙十一年庚辰己卯有天下年六十故曰武王末

受命不然五十四耳有天下方四十八與文王受命之年同
中身也而得謂之老哉
又按郝氏自謂金縢之解古所無達者信之余亦謂仁山梓
材之解古所無惜少未盡蓋自康誥篇首錯簡四十八字蘇
子瞻欲移冠洛誥朱子是之蔡傳從之而仁山則以洛誥乃
告卜往復成王往來周公酋後之文與咸勤誥治之事不合
不可冠致確梓材一書吳才老斷自王其效邦君以下爲宅
洛之文朱子是之蔡傳又頗不然而仁山則以其前章皆周
公咸勤之意其後章則乃洪大誥治之辭正合以康誥敘冠
梓材爲一書但衍王字封字仍曰字耳致確其所未盡者謂
召誥三月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其命庶

殷之書則多士篇是敘所謂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
商王士者也其命侯甸男邦伯之書卽此梓材是其敘卽康
誥之敘所謂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
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
咸勤乃洪大誥治者也愚考甲子乃月之二十一日哉生魄
則月之十六日哉生魄在前甲子在後豈可併於一時又豈
可以哉生魄字不合而擅削去之與竊以是歲三月甲辰朔
乙卯周公始至洛丁巳用牲于郊戊午社于新邑祭告事畢
翼日己未望方大興斧斤版築之事侯甸男邦采衛咸在周
公乃作大誥焉後又五日甲子周公以書命庶殷侯甸男邦
伯焉故前敘從詳後敘從略亦可概見或曰命庶殷侯甸男

邦伯必一句讀與曰然侯甸男邦伯周有九服此居其三根庶殷言之也侯甸男邦采衛遂有九服之五此本四方言之也服有廣狹則當時徒眾有多寡各任厥事且細玩召誥一書似專爲庶殷一則曰以庶殷攻位再則曰用書命庶殷三則曰庶殷丕作卽下召公旅王若公亦以誥告庶殷爲詞初未關入他諸侯故雖與役于望日大誥爾邦君亦不見召誥之敘其書法嚴如此仁山謂此庶復見古書之舊余嘉其有大復古之功而少案文切理之實故訂之以俟後之君子云

又按蔡傳計金縢書首尾凡七年非也克商二年歲在庚辰後五年乙酉武王崩明年成王紀元周公辟居東凡二年罪人始得秋大熟輒係于此二年中獨仁山以于後二字謂詩

當作于二年之後秋大熟乃成王三年戊子尤合葢是書首尾凡九年云通計之召誥洛誥合一年而貢十三年今文尭典一百五十二年以月計之召誥起二月訖三月洛誥起三月訖十二月古文武成起一月訖四月以日計之顧命十一日始四月癸亥訖癸酉召誥三十五日始二月庚寅訖三月甲子洛誥三百一十四日始三月乙卯中閏九月訖十二月戊辰武成一百四十四日始一月壬辰中閏二月訖四月乙卯其他書則未有出一日者

又按蔡傳云我不辟則於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於地下果爾周公亦爲失言三后在天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召誥篇茲殷多先哲王在天周書祭公不豫曰朕身尚在茲朕魂在

于天昭王之所李泌對唐德宗曰臣若苟合取容何以見肅
宗代宗於天上此君前稱謂得體處若王陵讓陳平絳侯何
面目見高帝地下田延年責霍光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北
齊明帝臨崩口授詔朕得啟手啟足從先帝於地下蘇子瞻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與蔡傳
同一失

又按吳文正爲董鼎序書極詆蔡傳謂金縢弗辟蔡遵鄭註
既與朱子詩傳文集不相同宍然于詩鴟鴞卻云破巢取卵
比武庚之敗管蔡及王室則又同於詩傳而與上文避居東
都說相反一簡之內前後抵捂何哉致確但仍襲孔傳辟字
義吾不謂然

第一百三

十六字余既證其所出非眞舜言詳味堯曰咨爾舜一節又覺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僞作者插入敬修其可願之下爲舜誤會
堯之言何者四海困窮自不得如漢註作好天祿永終亦不得
如朱註作不好蓋允執其中一句一義耳四海困窮欲其俯而
恤人之窮天祿永終則欲仰而承天之福且亦如洪範考終命
大雅高朗令終云爾班彪著王命論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
永終矣王嘉傳亂國亡軀不終其祿辭宣朱博傳敘位過厥任
鮮終其祿不終鮮終方屬弗祥魏晉閒此人似認此二句爲一
連故於上文先作警辭曰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下卽續

堯言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若以極言安危存亡之戒者而不知與原義相左使古文果眞是舜承堯之命於六十一載前解固如彼述之以命禹於六十一載後解又若此亦怪而可笑矣

按前編載其師王文憲柏曰讓于德弗嗣下無再命之辭巽位之際亦無丁寧告戒語何也葢論語堯曰篇首二十四字乃二典之脫文也予極賞心然謂是脫文亦不必要堯之告舜御應在斯時

又按漢武帝立子齊王閎策曰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獻帝禪位于魏冊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魏使鄭沖奉策晉王曰允執其終天祿永終皆節去四海困窮一句以聯上下雋不疑謂暴勝之曰樹功揚名永終天祿靈帝立皇后詔曰無替朕命永終天祿孫權告天文曰左右有吳永終天祿倒置之義尤顯白今文召誥篇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遐遠也遠終雖指殷已亡然不得以絕字訓終以絕訓終蔡傳及朱子所未安處

又按賈誼新書載帝堯曰我存心於先古加意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饑曰此我饑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莊子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若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無所以用心已由是觀之則當禪位於虞之日其視四海爲困窮夫復何疑

又按論語孝乎惟孝天祿永終等朱子一以二十五篇爲據

更其句讀效其語意反以前此本爲未定待此而定曾不悟
晚出者之非楊慎有言儒者通患信今而疑古春秋三傳之
祖也反以三傳疑春秋孟子班爵祿章王制之祖也反以漢
文令博士諸生作者而疑孟子此章不與相合詩楚辭音韻
之祖也反以沈約韻而改詩楚辭古音以合之繆已甚矣竊
謂篤信晚出書者何以異此
又按永終之不得訓絕亦猶鬱陶之不得訓憂耳博徵之金
縢惟永終是圖周易歸妹象辭君子以永終知敝詩周頌以
永終譽漢元帝紀詔曰不得永終性命朕甚閔焉韋賢傳匡
衡曰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外戚傳班倢仔賦曰共洒掃於
帷幄兮永終死以爲期孫權傳文帝策命曰以勖相我國家

永終爾顯烈又權詔淵曰相我國家永終爾休虞翻傳予汜
曰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皆無絕也之解何獨至論語
而云然乎向謂訓詁之學至宋朱子而失固非無徵當更徵
之四子書有依古註修入未及改者有自以意解不案諸字
書者有古註當存者有闕略者及誤者有註如是已足不必
贅者有彼善於此者有未會歸于一者凡字非正訓只得言
猶以似之苟既係的解何須爲此而集註有多蹈此至不可
勝舉者或曰集註爲朱子生平第一解其失亦有若是與余
曰此第失之小者若詩不競不絿毛傳絿急也說文左傳杜
註並同廣韻絿急引集傳卻云絿緩也宵爾索綯爾雅綯絞
也謂夜而繩索糾絞也廣韻綯糾絞繩索卽朱子孟子註猶

然何集傳云索絞也綯索也文義違反至此罪罟不收說文
臯犯法也从辛从自言臯人蹙鼻苦辛之憂秦以臯似皇字
改爲罪不知罪者捕魚行罔也凡秦以前書有罪罟卽網罟
一例字面何集傳云刑罪爲之網罟豈所稱識此字者乎或
曰朱子遠本毛傳近引蘇氏是朱子前固有之余曰緜蠻黃
鳥雖朱子前有長樂劉氏訓緜蠻作鳥聲終當從毛傳緜蠻
小鳥貌韓詩辭君章句緜蠻文貌爲是白鳥嘵嘵雖朱子前
有五臣文選註暀暀白貌終當從毛傳嘵嘵肥澤也說文鳥
白肥澤兒字林鳥白肥澤曰嘵爲是固不得以偶有一說而
廢歷來相傳之訓詁者也或曰子於朱子之學素所稱受其
罔極之恩何茲詆之若是余曰非敢詆也卽以孟子論其所

著七篇書內亦有注海注江違卻地勢忽舉百鈞人情難推
爲行文之失處何曾以此貶賢孟子既然朱子抑復可知或
曰子攻舉子業遵集註莫敢或爽何獨著書不爾余曰今用
之吾從周又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此經生家遵註說也若
我輩窮聖人經自當博考焉精擇焉不必規規然於一先生
之言則有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等法在聖人當日
蓋亦並行不悖者且縱輕議先儒其罪小曲徇先儒而俾聖
賢之旨終不明于天下後世其罪大余竊居罪之小者而已
朱子嘗云一部論語自頭亦解說不盡是以易簀前三日手
自更定誠意章註又每欲重整頓易本義豈非求告無憾於
聖賢而不以爲已足乎後之學者猶苦以舉業之見施之窮

經朱子有靈正恐未必實以爲知言也矣

又按顧氏音學五書古音分爲十部第二部以去聲十九代入聲二十四職二十五德通爲一予因悟孟子放勳曰節亦皆韻協何者來與徠同在代韻直翼在職韻得德在德韻合前躬中窮終同出一東何堯矢曰軏爾諧聲亦一異聞又按古經殘闕見于他書可信者莫尚論語咨爾舜二十二字俱未爲古文所襲用以無處湊字孟子勞之來之二十二字泊故大禹謨一用天之厤數在爾躬等句韻不貫義相左其敗立見次則禹貢至于大伾之下北過降水之上太史公補出三十字曰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滿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二渠者一出貝邱一漯川西

漢末始併行漯川當太史公時宣房既塞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負薪從行得於目擊故載之河渠書禮失而求諸野官失而學諸夷詎不信哉

又按向謂作僞書多因其時之所尚此書出魏晉間少前則三國志志載明帝詔曰山陽公深識天祿永終之運禪位文皇帝又曰山陽公昔知天命永終於已深觀厤數久在聖躬陳留王奐咸熙二年十二月壬戌天祿永終厤數在晉詔禪位於晉嗣王此方解終是畢也盡也與大禹謨解同蓋人之解有恪遵師說者如王基傳散騎常侍王肅註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鄭玄舊說而基據持玄義常與抗衡王基者康成之門人也有一時風尚不相謀而說適合者如李譔傳

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玄指歸皆依準賈馬異於鄭玄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李譔者蜀儒也合以大兵一放玉石俱碎等語益驗書出魏晉閒卽魏晉閒人之手筆云爾

第一百四

余向以史遷受逸書二十四篇內有脣征見其文與書小序無異故以序爲可信載入夏本紀今且見五子之歌序亦然序曰太康失邦此必太康淫樂縱欲羿以彊諸侯代有夏政遂喪其宗社又曰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此必仲康等以羿實逼處相率出奔須于洛水之北作歌敘怨必非太康以久畋失國又必非兄弟五人盡從而田且奉垂白之母以行也者馮

景山公以書來曰近讀五子之歌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插此冗句殊不可曉且卽如太康出畋於其母何與婦人無外事迎送不出門禮也豈合從子盤遊耶又豈厥弟五人逆知后羿將距于河遂蚤御其母以從耶果爾則當垂涕泣而道諫止其兄以篤親親之誼可也旣知而不言坐待其敗雖作歌以敘怨亦何及哉余答之曰此辨誠善解同孔安國然金氏前編謂太康在外忘反而羿入都簒國故五子御母避難迹太康所之逾河而南以從之望太康以圖復國故于洛汭而不至洛表又將何以辨孔穎達疏史述太康之惡旣盡然後言其作歌故令羿距之文乃在母從之上行文之勢宜然金氏意則御母以從原在距于河之後事實宜然亦最有理則此辨雖善恐未足以服

作僞者之心山公語塞余曰不若直以其母斷之而知必無是事也山公問故余曰禹言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葢禹自堯七十二載乙卯受命平水土則娶塗山氏女當在丁巳戊午啟生即次歲方去癸亥告成功之年頗遠故中間數年得三過其家門啟以生于戊午計歷堯之崩與舜之崩俄而禹崩及啟即位改元歲丙戌年已入十九矣所以享國僅七年壽九十五而終窮以是時其元妃未必存況又歷太康十九年歲辛亥方有失國之禍使啟若存壽一百一十四歲古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嫁此葢言其大限若國君則十五而生子禮也妃定與之齊年天子何獨不然是仲康等御其母以從母年當一百一十有四矣莊子言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惟堯舜逾上壽之外他不少慨見然則太康失國時固已無復母存矣昔有人毀直不疑善盜嫂不疑曰我乃無兄弟問第五倫閭鄉爲吏等婦公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故柳宗元合而言曰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撾婦翁者余於五子之歌之母也亦然山公爲大笑

按馮山公又云篇名五子子者有親之稱是時父啟已逝妄意其母尚存特插入此句只要關合子字耳不意遇閻徵君發此一篇虛空粉碎矣援據辨駁亦從十三經註疏來但口口古人處

姚際恆立方曰因五子稱子憑空撰出一母彷彿與凱風七子相似相似者本意爲用此一怨字耳葢孟子有凱風何以

不怨則凱風不宜怨此與小弁之詩親與兄之過大皆宜怨者也

一又按馮山公云鬱陶乎予心用象思舜之語又是關合昆弟事其巧於作僞如此不意卻錯認詳見疏證卷四第五十六

又按穎達疏引說文曰帥帝嚳射官也賈逵曰帥之先祖世爲先王射官故帝嚳賜帥弓矢使司射此自出二書蔡傳乃云賈逵說文帥帝嚳射官是賈景伯又有說文矣

又按蔡傳堯初爲唐侯後爲天子都陶故曰陶唐堯爲天子實先都吾晉陽後遷平陽府從不聞有都陶之事眞屬臆語

卽書疏左氏杜註孔疏亦不確惟漢書臣瓚注堯初居於唐後居陶故曰陶唐師古曰瓚說非也許愼說文解字云陶邱再成也在濟陰夏書曰東至陶邱陶邱有堯城堯嘗居之後居於唐故堯號陶唐氏斯得其解矣吾欲取以易蔡傳

又按杜氏釋例云晉大鹵大原大夏參虛晉陽一地而六名余謂尙不止此昭元年曰唐定四年曰夏虛晉語曰實沈之虛襄二十四年曰陶唐夏詩譜曰堯墟康成曰堯所治地杜註堯都大原晉陽縣世本曰鄂宋忠曰鄂地今在大

又按國語引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上讀上聲五子之歌易上爲下雖義較明而味浸薄吾最愛賈誼新書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自古至今與民爲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其言深切足警世主卽孟子今而後得反之之註腳耳姚際恆立方曰國語夫人性陵上者也故引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此處難用此義

故改爲下

又按柳宗元言出魏武帝紀建安十年九月令第一百五百篇序謂之小序伏生時猶未得小序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孔安國始據以序古文書兩漢諸儒並以爲孔子作（孔子世家云序書傳上紀唐虞下至秦繆似以序出自孔氏云故竄屈經以從序而不顧其說之不可通有宋諸儒出始力排之排之誠是也朱子謂是周秦閒低手人所作尤屬特見蓋非周秦閒不能備知百篇之名非低手人亦不應說之如是庸且妄也余獨愛百篇名目確然可信何則壁中書出除錯亂摩滅及僞泰誓凡得五十五篇無一篇名溢於序之外者則可證小序所載諸目爲無遺漏朱子亦嘗合爲一篇以附卷末但仍梅氏之舊本而未悉復賈達鄭康成之次第猶未古余故釐次之於左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汩作九共九篇槀飫帛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帛陶謨益（馬鄭王本作棄）稷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

臣扈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誕伯仲伯作典寶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單作明居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仲丁遷于囂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圮于耿作祖乙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咎胥怨作盤庚三篇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

日高宗之訓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本作大自顧彪解作泰誓三篇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武王有疾（馬本有不豫二字）周公作金縢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

酒誥梓材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周公作無逸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馬本作正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馬本作薄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周公作立政成王既伐東夷肅馬本作息愼來賀王俾馬本作辨榮伯作賄肅愼之命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馬本有成王崩三字康王既尸天子遂告諸侯作康王之誥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馬本作闢作費誓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平馬本無王錫馬本作賜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按書實百篇有云百二篇者非假造卽緯書說見孔穎達正義

又按孔穎達於盤庚小序下引東晉云見孔子壁中尚書將治亳殷作將始宅殷與世行本不同益足證西晉人猶見古文經而東晉則失之矣

又按唐書王勃傳初祖通起漢魏盡晉作書百二十篇以續

古尚書後亡其序有錄無書者十篇勃補完缺逸定著二十五篇謂古尚書百二十篇卽趙氏岐等說有錄無書者十篇太史公書如此定著二十五篇又梅氏晚出書篇數何王氏祖孫之學盡摹倣前人與抑偶合與

又按今文顧命康王之誥合爲一馬鄭王本以無壞我高祖寡命以上爲顧命下則爲康王之誥晚出書又斷自王出在應門內遂覺諸侯告王王報誥諸侯以類相從勝眞古文書第一百六

馬鄭王三家本係眞古文宋代已不傳然猶幸見其互異處於陸氏釋文及孔疏愚故得摘出之整比於後以竢後聖君子憤然憤發悉黜梅氏二十五篇一以馬鄭王所傳三十一篇之本爲正卽不爾世或有李陽冰其人出嘗願刻石作篆備書六經立於明堂爲不刊之典號曰大唐石經者請其手一書此三十一篇於石置諸西安府學宮內使觀視摹寫者塡咽亦未必非崇正復古之一助云堯典宅嵎夷鄭本夷作鐵馬云嵎海隅也考釋文云尚書考靈曜及史記作郁夷萊夷也則馬本初不異又鏡是鄭所改乃依緯文銕古夸字也平秩東作馬本平作苹普宅南交鄭云夏不言曰明都三字非摩滅也王肅以夏無明都避敬壁中舊本並無此字致然卽幽足見明闕文卅避如肅之言義可通矣平秩南訛馬本平作苹平在朔易馬本作莘平秩西成馬本平作苹曁訟可乎馬本訟作庸帝曰我其試哉馬鄭王本皆無帝曰二字如西禮馬本西作初僉曰益哉馬鄭王本僉作禹皐陶謨天敘有典馬本有作五自我五禮有庸哉馬本有作五天明畏馬本畏作威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馬本艱作根云根生之食謂百穀作會馬鄭本會作繪又考孔疏云鄭

康成註會讀爲繪則鄭本初不異但讀爲繪耳禹貢島夷皮服鄭康成註島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也王肅註島夷東方夷國名與孔不同是鄭王本島作鳥作十有三載乃同馬鄭本載作年厥土赤埴墳鄭本埴作戠王皆讀曰熾瑤琨篠簜漾馬本琨作璟均云均平榮波既豬馬鄭王本波作播謂此澤名榮播導岍及岐馬本岍作開甘誓天用勦絕其命馬本勦作巢干小反盤庚中誕告用亶馬本亶作單音同誠也盤庚下今予其敷心腹腎腸鄭本心腹腎腸作憂腎陽徵予用乂讎斂馬本讎作穌云數也自靖馬本靖作清謂潔也牧誓弗迓克奔以役西土馬本迓作禦禁也又考疏云王肅讀御爲禦是王本又作御洪範明作晢王肅註及漢書五行志皆云晢智也是王本晢作悊侮曰蒙王肅註雰天氣下地不應闇冥也鄭康成以虐作亡霍驛消滅如雲氣鄭康成以圍爲明言色澤光明也是鄭王本驛作圍金縢噫公命馬本噫作懿猶億也惟朕小子其新逆馬本新逆作迎大誥王若曰爾多邦馬本敭大誥爾多邦作大誥繇爾邦多又考孔疏云鄭王本敭在誥下漢書王莽攝位東郡太守翟義移檄莽莽依此作大誥其書本道在誥下是鄭王本仍作敭大誥其天降割于我家馬本割作害不少延馬讀此爲句不爲弗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鄭王本於翼肯構下亦有此十二字酒誥王若曰馬本作成王若曰德明云衛賈以爲戒成康叔以愼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吾謂此成字後錄書者加之未可從又考疏云馬鄭王本皆有成字孔梓材皇天既付中國民馬本付作附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鄭王本弋作翼義同大淫泆有辭馬本泆作屑云過也無逸嚴恭寅畏馬本嚴作儼文王卑服馬本卑作俾使也則皇自敬德王本皇作況況滋益用敬德也君奭迪見冒馬本冒作勖勖勉也迪作攸云所也爾罔不克臬馬本臬作劓多方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馬本迪作由顧命王不懌馬本懌作釋云不釋疾不解也在後之侗馬本侗作誦云共也王崩馬本作成王崩注安民立政曰成四人綦弁執戈上刃馬綦作騏云青黑色三吪馬本吪作詫康王之誥王若曰馬鄭王本從此以下爲康王之誥呂

刑羲始淫爲劓刵椓黥鄭本劓刵椓黥作臏宮劓割頭庶刻又考孔疏云鄭康成註刵斷耳劓截鼻椓謂椓破陰黥爲羈黥人面苗民大爲此四刑者言其特深刻異於皐陶之爲是鄭本又初不異未知顙達何自矛盾俾我一日馬本俾作矜矜哀也王曰吁馬本吁作于于於也惟來馬本來作求云有求請賑也秦誓惟截截善諞言馬本諞作偏云少也約損明大辨佞之人

按唐明皇寫尚書以今字藏其舊本宋史藝文志遂無三家所註古文尚書宋中葉雖閒有出者要亦未是三家本故宋人云古文尚書作某字余槩不之及惟斷自唐以上之人之書摘次於後以補陸孔二氏所未備焉裴駰史記註集解五帝本紀堯典四岳鄭本作四嶽三載汝陟帝位鄭本作三年輯五瑞馬本輯作揖注曰揖斂也柴鄭本作祡注曰祡燔也贊馬本作摯青災肆赦鄭本作眚哉過赦注曰眚哉爲人作

患害者也過失雖有害則赦之兪汝往哉鄭本兪作然寇賊姦宄鄭本宄作軌惟明克允馬本作維明能信注曰當明其罪能使信服之歌永言馬本作謌長言夏本紀禹貢奠高山大川馬本奠作定注曰定其差秩祀禮所視也島夷皮服鄭本島作鳥濟河惟兗州鄭本兗作沇灘沮會同鄭本灘作雍作十有三載乃同鄭本載作年沿于江海鄭本沿作均注曰讀爲沿沱潛既道鄭本潛作涔惟簡縞桔馬鄭本縞作鎬三邦底貢厥名馬本作三國致貢其名終南惇物鄭本惇作敦注曰敦物在右扶風武功至于豬野鄭本豬作都注曰都野在武威名休屠澤導岍及岐鄭本岍作汧注曰汧在右扶風北過洛水鄭本洛作降注曰降水在信都南嶓冢導漾鄭

本漾作養注曰漾水出隴西氐道又東至于澧馬鄭王本澧
俱作醴溢爲滎鄭本溢作泆庶土交正底愼財賦惟鄭本庶
作眾底作致皋陶謨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鄭本庶作眾邇
作近天其申命用休鄭本申作重注曰天將重命汝以美應
謂符瑞也在治忽鄭本忽作曶注曰曶者臣見君所秉書思
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內政教於五官殷本紀湯誓有眾
一率怠弗協馬本弗協作不和西伯戡黎不有康食鄭本康作
安周本紀牧誓弗迓克奔以役西土鄭本弗迓作不禦注曰
禦强禦謂强暴也奔作犇魯周公世家金縢史乃冊祝鄭本
冊作策乃命于帝庭馬本于作於我先王亦永有依歸鄭本
有下有所字毋逸爰暨小人馬本爰暨作爲與注曰與小人

從事知小人艱難勞苦也乃或亮陰鄭本作梁闇注曰楣謂
之梁闇謂廬也言乃雍鄭本雍作雝注曰雝喜悅也舊爲小
人馬本舊作久肸誓魯人三郊三遂王本遂作隧宋微子世
家微子我其發出狂鄭本狂作往注曰發起也我其起作出
往也今爾無指告于顛隮馬本隮作躋注曰躋猶墜也鴻範
威用六極馬本威作畏注曰言天所以畏懼人用六極土爰
稼穡王本爰作曰從作乂馬本乂作治錫汝保極鄭本汝作
女使羞其行而邦其昌王本邦作國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
咎鄭本汝俱作女皇極之敷言馬本皇作王于帝其訓馬本
訓作順注曰於天爲順也是訓是行王本訓作順注曰民納
言於上而得中者則順而行之乃命卜筮注引鄭曰卜五占

之用謂雨濟圜霧克也又曰雨者濟者圜者霧者克者則鄭本曰圜在曰雰之上王本亦然又曰霽鄭本作曰濟衍忒鄭本忒作貣立時人作卜筮鄭本作作爲王省惟歲馬本省作眚又按鄭康成周禮注引召誥太保朝至于洛洛作雒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作于雒汭呂刑度作刑以詰四方作度作詳刑堯典宅西曰昧谷作度西曰柳穀禹貢羽畎夏翟翟作狄皋陶謨天明畏自我民明威畏作威洪範謀及庶人人作民顧命越翼日乙丑王崩翼作翌王崩作成王崩皋陶謨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絺作希洪範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作曰雨曰濟曰圜曰蝨曰尅金縢啟籥見書啟作開又體王其罔害罔作無又以

啟金縢之書啟亦作開堯典平秩東作四平字俱作辨顧命大輅在賓階面四輅字俱作路綴作贅禹貢溢爲滎溢作洢又滎波既豬作滎播既都又灉沮會同灉作雍甘誓予則孥戮汝孥作奴費誓杜乃擭敜乃窄費作柴杜作敝酒誥有正有事無彝酒正作政堯典肆覲東后肆作遂禹貢杶幹栝柏杶作壎

又按鄭氏禮記註引大誥越爾御事爾作乃禹貢三百里納秸服秸作槁金縢公曰體其罔害罔作無堯典夔命汝典樂汝作女牧誓今日之事不愆于四伐五伐愆作過無于字又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于作於皋陶謨予弗子弗作不又簡而廉廉作辨堯典流共工于幽州作洲無逸乃或亮陰云古

作梁闇

安國大序一篇冠五十八篇之首者朱子謂其不類西漢人文章又曰只是魏晉間人所作又曰傳之子孫以貽後代漢時無這般文章余直謂此篇蓋規摹許愼說文解字序而作觀其起處猶可見至承襲而譌遂謂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以所聞伏生書考論文義始得知其妄可得而辨焉說文解字序曰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自爾秦書有八體曰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漢興以八體試學僮新莽居攝時有六書曰古文奇字篆書佐書繆篆鳥蟲書古文者卽孔子壁中書若以自秦以後魯恭王壞孔子宅以前無所爲古文也者不知藝文志云漢興蕭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蕭何固以習古文爲一代之功令也豈得云書廢已久時人無能識乎北平侯張蒼修春秋左氏傳多古字古言河閒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司馬遷年十歲則誦古文此皆章章明著不待孔安國以今文字參考而後可識也

按說文序以初造書契爲黃帝之史倉頡此自從易繫辭及世本來極確安國大序妄以爲伏犧氏孔穎達從而傳會正

可一筆抹撥詳見余潛邱劄記

又按杜預左傳後序云太康元年汲郡人有發冢者大得古書皆科斗文字科斗書久廢推尋不能盡通藏在祕府杜預時謂科斗書久廢則可孔安國時則不可卽說文序云孔子書六經左邱明傳春秋皆以古文繼云秦焚滅經書滌除舊典而古文由此絕是亦絕經典之古文耳非謂天下盡不識之也不然何後又云張倉獻左氏傳郡國山川往往得鼎彝其銘卽前代之古文非先孔子壁而出者乎但謂漢承秦制以八體試學僮不云六體與蕭何律悖余不可以不辨

又按秀水徐嘉炎勝力謂余書大序不類西京不待言而尤悖理者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邱上文明云皆帝王遺書既帝王遺書夫子刪之定之可也黜之除之其可通乎學士逃難解散何其俗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何其卑靡竟類近代矣且表章六經莫盛漢武一巫蠱事何至經籍道息余曰經籍道息猶言不重此道云爾語頗輕以是折大序恐未足服其心焉

又按衞宏古文奇字序先于許氏止云秦改古文以爲篆隸又云秦罷古文而有八體非古文矣未嘗云漢不用古文誤由于說文序漢以八體試學僮一語不知漢乃六體六體有古文在內與秦殊又誤於新莽時六書古文奇字云云不知此卽漢六體舊制非莽始太史公自序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繼云漢興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一

隱一見宛然蓋秦有天下者十五年僅此十五年天下不習尚古文漢一興而古文復矣王伯厚以秦下令焚書始禁古文距漢興纔七年

又按鄭萬言貞一與人論尚書疑義書中一條云安有因國家刑獄之事臣子受命輯書序傳既成而可寢之不報者乎亦佳

又按說文序今雖有尉律不課小學不修莫達其說久矣尉律漢律篇名蓋漢至和帝時蕭何所草律已不行學僮不試古文僅有一二通人如賈逵輩方相從受古學耳降至晉衛恆作書勢去漢逾遠併謂魯恭王得孔子宅書時人已不復知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代祕藏希得見恆曾見書大序與西

未可知要彼時自有此種議論散諸撰述益徵大序不作于漢武之時決矣

又按潛邱劄記恐世不傳仍載其說于此云孔安國序尚書謂伏犧氏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後小司馬三皇本紀劉恕外紀陳桱外紀皆本之愚嘗讀易繫辭而知其非也繫辭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後世聖人蓋指黃帝堯舜豈謂伏犧氏乎世本曰黃帝世始立史官倉頡沮誦居其職又曰倉頡作書許慎說文序曰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之迹初造書契皇甫謐帝王世紀曰黃帝垂衣裳倉頡造文字然後書契始作衛恆書勢曰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又曰黃帝

之史沮誦倉頡睨彼鳥跡始作書契則書契之作斷斷乎始於黃帝世無疑矣然則謂包犧氏爲萬世文字之祖者其說非乎曰此自爲畫八卦言之也六書之學原本於八卦而八卦之畫不待於六書其先後固自別耳

第一百八闕

第一百九闕

第一百十闕

第一百十一

漢書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此段中四語致難解癸亥甲子晤吾友胡朏明京師就質此義朏明好精思每至忘寢食曰此非可以倉卒對也越數日來告曰均是二尺四寸之簡而字數多少不同何也蓋伏生寫此二篇酒誥率以若干字爲一簡召誥率以若干字爲一簡三家因之而不敢易也向據中古文校外書以此之所有知彼之所脫然其間有脫字脫簡之別脫字者傳寫之遺漏下文所謂脫字數十者是也脫簡者編次之失亡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是也必言率簡若干字者脫亦若干字蓋以字數之相應證中古文之足信也然則伏生所藏與孔壁之所出每篇每簡字數輒同乎曰非然也藉令如此向但當以簡計不必以字計矣唯簡之字數有多少則篇之簡數有贏縮古文今文參錯不齊故復言此以

明之或問二篇脫簡始于何時弟謂劉歆移太常博士書言伏生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則彼時當即有脫簡非必博士官溺職之所致也又曰竊意古人受經於師經有若干篇篇有若干簡簡有若干字終身守之不敢違及轉寫以授其弟子亦不敢略有所增損蓋損其字數則簡數必溢增其字數則簡數必虧非所以敬師傳壹睹記也卽此二篇推之其餘篇可知而他經亦可知矣復越數日告曰頃讀春秋左傳序疏云簡之所容一行字耳牘乃方版版廣於簡可以並容數行此尤可以證率簡若干字之說蓋簡制狹長僅容一行故向但云率簡若干字而義已明不必以行計也竊以上下相承文理言之則二十五字乃酒誥之簡二十二字乃召誥之簡酒誥脫簡一則中古文多四十四字也

按余亦有一證宋書謝靈運傳論云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唯一簡是一行方下以兩句爲對若如余初疑作數行音殊豈待言

又按左傳疏云單執一札謂之爲簡連編諸簡乃名爲策余嘗以傳文考之亦殊未然襄二十五年齊南史氏執簡以往此書崔杼弒其君五字自一行可盡執簡宜矣若文十三年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亦僅十二字簡所能容何用聯簡之策又杜元凱序云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果爾崔杼弒君何等大事齊卻書簡繞朝贈處常言僚友間耳乃又書策反覆皆不合疑可互稱善乎熊南沙有言古人正

名百物未嘗假借後世乃通之耳

又按尚書疏引顧氏云策長二尺四寸簡長一尺二寸此語不知何所自來余編考之策之制靡定長短各有所施簡則二尺四寸故范書曹褒傳撰次禮制寫以二尺四寸簡周磐傳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東晳穆天子傳序以前所攷定古尺度其間二尺四寸皆定制者惟班書杜周傳注孟康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爲異南史王僧虔傳有發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又異至簡容字多少鄭訢尚書係三十字服虔左傳註曰古文篆書一簡八字參以三家經文酒誥二十五字召誥二十二字亦各不同要多不過三十字少則八字云

又按顧寧人謂三代以上言文不言字李斯程邈出文降而爲字矣引秦始皇琅邪臺石刻同書文字以爲字字始見此不知前此二年秦初幷天下書同文字與卽位初呂不韋以所著書布咸陽市門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字字已見鄭康成周禮註云古曰名今曰字論語註云古者曰名今世曰字儀禮註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又當增一筆曰三代以上言名不言字矣

又按鹽鐵論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王伯厚謂律蓋書以二尺四寸簡杜周朱博俱舉其大數謂之三尺漢禮儀與律令同錄曹褒禮既寫以二尺四寸簡定制蓋非無稽云

第一百十二

自僞孔傳有河圖八卦謂之河圖及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于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之說後說易者皆以河圖說洪範者皆以洛書紛紜膠葛莫可爬剔甚哉其爲經之蠹久矣及讀漢五行志劉歆曰虙犧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乃知孔出於歆向嘗謂魏晉間書多從漢書來者豈無徵哉雖然河圖八卦是也孔註論語有是說矣要未可盡抹煞蓋易繫辭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又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圖與書同出伏犧之世程子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卽如前所云伏羲取法固自多矣亦何妨更法圖書且圖書之法亦不過所謂觀鳥獸之文而已遠取諸物而已豈得謂龍馬出伏羲始能畫不然將束手不作易哉至洛書出禹經傳都無其事於洪範尤了不相涉祇緣歆當莽時尚符瑞敢爲矯誣傳會論莫確于明初之宋王二老中葉歸熙甫及近日黃太沖余故詳載其說於左方

按宋文憲集或問於宋濂曰關子明云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邵堯夫云圓者星也厥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昉於此乎是皆以十爲河圖九爲

洛書惟劉長民所傳獨反而置之則洛書之數爲十河圖之數爲九矣朱子發深然其說歷指序其源流以爲濮上陳摶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修以太極圖傳周敦頤敦頤傳程顥程頤其解易大傳大槩祖長民之意至于新安朱元晦則又力詆長民之非而遵關邵遺說且引大戴禮書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言以證洛書以爲大傳既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則九爲洛書十爲河圖夫復何疑其說以經爲據似足以破長民之惑臨卬魏華父則又疑元晦之說以爲邵子不過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且戴九履一之圖其象圓五行生成之圖其象方是九圓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爲圖十爲書乎朱子發張文饒精通邵學而皆以九爲圖十爲書朱以列子爲證張以邵子爲主乾鑿度張平子傳所載太乙下行九宮法即所爲戴九履一者則是圖相傳已久安知非河圖也及靖士蔣得之著論以先天圖爲河圖五行生成數爲洛書戴九履一圖爲太乙下行九宮華父則又以爲劉歆取太乙圖爲河圖誠有可疑先天圖卦爻方位縝密亭當乃天地自然之數此必爲古書無疑乃僅見於魏伯陽參同陳圖南爻象卦數猶未甚白至邵而後大明得之定爲河圖雖未有明證而僕亦心善之則是華父雖疑元晦之說而亦無定見也新安羅端良嘗出圖書示人謂建安蔡季通

傳於青城山隱者圖則陰陽相合就其中八分之則爲八卦書則畫井文方圈之內絕與前數者不類江東謝枋得又傳河圖於異人頗祖於八卦而坎離中畫相交流似於方士抽坎塡離之術近世儒者又有與太極圖合者卽河圖之說又有九十皆河圖而有一合一散之異洛書既曰書而決非圖之說夫圖書乃儒者之要務若數者之不同何也濂應之曰羣言不定質諸經聖經言之雖萬載之遠不可易也其所不言者固不彊而通也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書顧命篇曰河圖在東序論語子罕篇曰河不出圖其言不過如是而已初不明言其數之多寡也言其數之多寡者後儒之論也既出後儒宜其紛紜而莫之定也夫所謂則之者古之聖人但取神物之至著者而畫卦陳範苟無圖書吾未見其止也故程子謂觀象亦可以畫卦則其他從可知矣初不必泥其圖之九與十也不必推其卽太乙下行九宮法也不必疑其爲先天圖也不必究其出於青城山隱者也不必實其與太極圖合也惟劉歆以八卦爲河圖班固以洪範初一至次九六十五字爲洛書本文庶幾近之蓋八卦洪範見之於經其旨甚明若以今之圖書果爲河洛之所出則數千載之閒孰傳而孰受之至宋陳圖南而後大顯耶其不然也昭昭矣或曰子之所言善則善矣若鄭康成據春秋緯文所謂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者將果足信乎濂曰龜山楊中立不

云乎聖人但言圖書出於河洛何嘗言龜龍之兆又何嘗言
九篇六篇乎此蓋康成之陋也此所以啟司馬君實及歐陽
永叔之辨而幷大傳疑非夫子之言也或云揚雄甗靈賦云
大易之始河序龍圖洛貢龜書長民亦謂河圖洛書同出于
伏羲之世程子亦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則孔安
國劉向父子班固以爲河圖授羲洛書錫禹者皆非歟濂曰
先儒固嘗有疑於此揆之於經其言皆無明驗但河圖洛書
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故蔡元定有云伏羲但據河
圖以作易則不必預見洛書而已逆與之合矣大禹但據洛
書以作範則亦不必追考河圖而已暗與之符矣誠以此理
之外無復他理也不必實疑于其間也或曰世傳龍圖序謂

出于圖南若河圖由圖南而傳當以龍圖解河圖可也而容
城劉夢吉力辨其僞焉何哉濂曰龍圖序非圖南不能作也
是圖南之學也而非大易河出圖之本旨也八卦之設不必
論孤陰與寡陽也不必論已合之位與未合之數也或曰然
則易之象數舍河圖將何以明之濂曰易不云乎大衍之數
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又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
四十有四此固象數之具於易然也不必待河圖而後明也
或者無辭以對濂因私記其說而與知易者訂焉此猶以洛
書屬洪範不及下王子充見尤確

又按王忠文集洛書辨曰洛書非洪範也昔箕子之告武王
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

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不言洪範爲洛書也孔子之繫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未始以洛書爲洪範也蓋分圖書爲易範而以洪範九疇合洛書則自漢儒孔安國劉向歆諸儒始其說以謂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負圖其背其數十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出洛負文其背其數九禹因而第之以定九疇後世儒者以爲九疇帝王之大法而洛書聖言也遂皆信之而莫或辨其非然孰知河圖洛書者皆伏羲之所以作易而洪範九疇則禹之所自敘而非洛書也自今觀之以洛書爲洪範其不可信者六夫其以河圖爲十者卽天一至地十也洛書爲九者卽初一至次九也且河

圖之十不徒曰自一至十而已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位在北故一與六皆居北以水生成於其位也地二生火天七成之火位在南故二與七皆居南以火生成於其位也東西中之爲木金土無不皆然至論其數則一三五七九凡二十五天數也皆白文而爲陽爲奇二四六八十凡三十地數也皆黑文而爲陰爲偶此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生成之位推而驗之於易無不合者其謂之易宜也若洛書之爲洪範則於義也何居不過以其數之九而已然一以白文而在下者指爲五行則五行豈有陽與奇之義乎二以黑文而在左肩者指爲五事則五事豈有陰與偶之義乎八政皇極稽疑福極烏在其爲陽與奇五紀三德庶徵烏在其爲陰與偶乎又其

爲陽與奇之數二十有五爲陰與偶之數二十通爲四十有五則其於九疇何取焉是故陰陽奇偶之數洪範無是也而徒指其名數之九以爲九疇則洛書之爲洛書直而列之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足矣奚必黑白而縱橫之積爲四十五而效河圖之爲乎此其不可信者一也且河圖洛書所列者數也洪範所陳者理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五事參五行天人之合也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也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也皇極者人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乎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之也是則九疇之自一至九所陳者三才之至理而聖人所以參贊經綸極而至於天人證應禍福之際以爲治天下之法者也其義豈在數乎豈如易之所謂天一地十者中含義數必有圖而後明可以索之無窮推之不竭乎漢儒徒見易繫以河圖與洛書並言而洛書之數九遂以爲九疇耳審如是則河圖之數十也伏羲畫卦何爲止於八乎此其不可信者二也先儒有言河圖之自一至十有五之數乃九疇之子目夫河圖固五行之數而五行特九疇之一耳信如斯則是復有八河圖而後九疇乃備也若九疇之子目雖合河圖五十有五之數而洛書之數乃止于四十有五使以洛書爲九疇則其子目已缺其十矣本圖之數不能足而待他圖以足之則造化之示人者不亦既疏且遠乎而況九疇言理不言數故皇

極之一不爲少庶徵之十不爲多三德之三不爲細福極之十一不爲鉅今乃類而數之而幸其偶合五十有五之數使皇極儕於庶徵之恆暘恆雨六極之憂貧惡弱而亦備一數之列不其不倫之甚乎且其數雖五十有五而於陰陽奇偶方位將安取義乎此其不可信者三也班固五行志舉劉歆之說以初一曰五行至威用六極六十五字爲洛書之本文以本文爲禹之所敘則可以爲龜之所負而列於背者則不可矣既有是六十五字則九疇之理與其次序亦已粲然明白矣豈復有白文二十五黑文二十而爲戴履左右肩足之形乎使既有是六十五字而又有是四十五數並列於龜背則其爲贅疣不亦甚乎此其不可信者四也且箕子之陳九疇首以鯀陻洪水發之者誠以九疇首五行而五行首於水水未平則三才皆不得其宜此彝倫之所爲斁也水既治則天地由之而立生民由之而安政化由之而成而後九疇可得而施此彝倫所爲敘也彝倫之敘即九疇之敘者也蓋洪範九疇原出於天鯀逆水性汩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畀之禹順水性地平天成故天以錫之耳先言帝不畀鯀而後言天錫禹則可見所謂畀所謂錫者即九疇所陳三才之至理治天下之大法初非有物之可驗有迹之可求也豈曰平水之後天果錫禹神龜而負夫疇乎仲虺曰天乃錫王勇智仁頌曰天錫公純嘏言聖人之資質天下之上壽皆天所賦予豈必有是物而後可謂之錫乎使天果因禹功成錫之神龜

以爲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則箕子所敘直美禹功可矣奚必以鯀功之不成先之乎此其不可信者五也夫九疇之綱禹敘之猶羲文之畫卦也而其目箕子陳之猶孔子作彖象之辭以明易也武王訪之猶訪太公而受丹書也天以是理錫之禹禹明其理而著之疇以垂示萬世爲不刊之經豈有詭異神奇之事乎鄭康成據春秋緯文有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又云河龍圖發洛龜書感又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夫聖人但言圖書出于河洛而已豈嘗言龜龍之事乎又烏有所謂九篇六篇者乎孔安國至謂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誠亦怪妄也已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者寇謙之王欽若之天書也豈所以言聖經乎此其

不可信者六也然則洛書果何爲者也曰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於洪範何與焉羣言淆亂質諸聖而止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非聖人之言歟吾以聖人之言而斷聖人之經其有弗信者歟劉牧氏嘗言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之世而河南程子亦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吾是以知孔安國劉向歆父子班固鄭康成之徒以爲河圖授羲洛書錫禹者皆非也或曰河圖之數即所謂天一至地十者固也洛書之數其果何所徵乎曰洛書之數其亦不出於是矣是故朱子於易學啟蒙蓋詳言之其言曰河圖以五生數合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

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中爲主而外爲客故河圖以生居中而成居外正爲君而側爲臣故洛書以奇居正而偶居側此朱子之說也而吾以謂洛書之奇偶相對卽河圖之數散而未合者也河圖之生成相配卽洛書之數合而有屬者也二者蓋名異而實同也謂之實同者蓋皆本於天一至地十之數謂之名異者河圖之十洛書之九其指各有在也是故自一至五者五行也自六至九者四象也而象卽水火金木也土爲分旺故不言老少而五之外無十此洛書之所以止於九也論其方位則一爲太陽之位九爲太陽之數故一與九對也二爲少陰之位八爲少陰之數故二與八對也三爲少陽之位七爲少陽之數故三與七對也四爲太陰之位六爲太陰之數故四與六對也是則以洛書之數而論易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方位之所若合符節雖繫辭未嘗明言然卽是而推之如指諸掌矣朱子亦嘗言洛書者聖人所以作八卦而復曰九疇復並出焉則猶不能不惑於漢儒經緯表裏之說故也嗚呼事有出于聖經明白可信而後世弗之信而顧信漢儒傅會之說其甚者蓋莫如以洛書爲洪範矣吾故曰洛書非洪範也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

又按歸熙甫易圖論上曰易圖非伏羲之書也此邵子之學也昔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

萬物之情蓋以八卦盡天地萬物之理宇宙之間洪纖巨細往來升降生死消息之故悉著之於象矣後之人苟以一說求之無所不通故雖陰陽小數納甲飛伏坎離塡補卜數隻偶之類人人盡自以爲易而要之皆可以易言也吾嘗論之以爲易不離乎象數而象數之變至於不可窮然而有正焉有變焉卦之所明白而較著者爲正旁推而衍之者爲變卦之所明白而較著者此聖者之作也執其無端以冒乎天下旁推而衍之是明者之述也由其一方以達於聖人伏羲之作止於八卦因重之如是而已矣初無一定之法亦無一定之書而剛柔之上下陰陽之變態極矣夏爲連山商爲歸藏周爲周易經別之卦其數皆同雖三代異名而伏羲之易卽連山而在連山卽歸藏而在歸藏卽周易而在周易未嘗別有所謂伏羲之易也後之求之者卽其散見於周易之六十四卦者是已今世所謂圖學者以此爲周之易而非伏羲之易別出橫圖於前又左右分析之以象天氣謂之圖圖於其中交加八宮以象地類謂之方圖夫易之於天氣地類蓋詳矣奚俟夫圖而後見也且謂其必出於伏羲既規橫以爲圖又塡圖以爲方前列六十四於橫圖後列一百二十八於圖圖太古無言之教何如是之紛紛耶諸經遭秦火之厄易獨以卜筮存漢儒傳授甚明雖於大義無所發越而保殘守缺惟恐散失不應此圖交疊環布遠出姬周之前乃棄而不論而獨流落於方士之家此豈可據以爲信乎大傳曰神无方

易无體夫卦散於六十四可圖可方一入於圖方之形必有曲而不該者故散圖以爲卦而卦全紐卦以爲圖而卦局邵子以步算之法衍爲皇極經世之書有分秒直事之術其自謂先天之學固以此要其旨不叛於聖人然不可以爲作易之本故曰推而衍之者變也此邵子之學也下曰或曰自孔子贊易今世所傳易大傳者雖不必盡出於孔氏而豈無一二微言於其間子之不信夫易圖以爲邵子之學則然矣而邵子之所據者大傳之文也不曰易有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乎此其所謂橫圖者也又不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乎此其所謂伏羲卦位者也又不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乎此其所謂文王卦位者也曰此非大傳之意也邵子謂之云耳夫易之法自一而兩而四四而八其相生之序則然也八卦之象莫著於八物而天地也山澤也雷風也水火也是八者不求爲偶而不能不爲偶者也帝之出入傳固已詳之矣以八卦配四時夫以爲四時焉則東南西北繫是焉定非文王易置之而有此位也蓋說卦廣論易之象數自三才以至於八物四時人身之眾體與天地間之萬物何所不取所謂推而衍之者也此孰辯其爲伏羲文王之別哉雖圖與傳無乖刺然必因傳而爲此圖不當謂傳爲圖說也且邵子謂先天之旨在卦氣傳何爲舍而曰天地定位後天之旨在入用傳何爲舍而曰帝出乎

震傳言卦爻象變詳矣而未嘗一言及於圖所可指以爲近似者又不過如此自漢以來說易者今雖不多見然王弼韓康伯之書尙在其解前所稱諸章無有以圖爲說者蓋以圖說易自邵子始吾怪夫儒者不敢以文王之易爲伏羲之易而乃以伏羲之易爲邵子之易也不可以不論又後曰或曰子以易圖爲非伏羲之舊固已明矣若夫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出地符所謂河圖洛書可廢耶蓋宋儒朱子之說甚詳揭中五之要明主客君臣之位順五行生尅之序辨體用常變之殊合卦範兼通之妙縱橫曲直無不相值可謂精矣曰此愚所以恐其說之過於精也夫事有出於聖人而在學者有不必精求者河圖洛書是也聖人聰明睿知德通於天符瑞之生出於世之所創見而奇偶法象之妙足以爲作易之本理亦有然者然曰河圖洛書聖人則之者此大傳之所有也通乾流坤天苞地符之文五行生成戴九履一之數非大傳之所有也以彼之名合此之迹以此之迹符彼之名不與大易同行不藏於博士學官而千載之下山人野士持盈尺之書而曰古之圖書者如是此其付受固已沈淪詭祕而爲學者之所疑矣雖其說自以爲無所不通然此理在人仁者知者皆能見之龍虎之經金石草木之卜軌筮占算之術隨其所自爲說而亦無不合豈必皆聖人之爲之乎大傳曰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夫天地之間何往非圖何物非書也哉揭圖而示之曰孰爲上

下孰爲左右孰爲乾兌離震孰爲巽坎艮坤天之告人也何其瀆因其上下以爲上下因其左右以爲左右因其乾兌離震以爲乾兌離震因其巽坎艮坤以爲巽坎艮坤聖人之效天也何其拘且彼所謂效變化則垂象者亹而析之又何所當也使二圖者果在如今所傳然其所謂精蘊者聖人固已取而歸之易矣求圖書之說於易可也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天者聖人之所獨得而人者聖人之所以告人者也告人以天人則駭而惑告人以人人則樂而從故聖人之作易凡所謂深微悠勿之理舉皆推之於庸言庸行之閒而卦爻之象吉凶悔吝之辭不亦深切而著明也哉聖人見轉蓬而造車觀鳥跡而製字世之人求爲車之說與夫書之義則有矣而必轉蓬鳥跡之求愚未見其然也孔子贊易刪連山歸藏而取周易始于乾而終于未濟則圖書之列粲然者莫是過矣今夫冶之所貴者範而用者不求範而求器也耕之所資者耒而食者不求耒而求粟也有圖書而後有易有易則無圖書可也故論語河不出圖與鳳鳥同瑞而已顧命河圖在東序與和弓垂矢同寶而已是故圖書不可以精精於易者精於圖書者也惟其不知其不可精而欲精之是以測度摹擬無所不至故有九宮之法有八分井文之畫有坎離交流之卦與夫孔安國向歆揚雄班固劉牧魏華父朱子發張文饒諸儒之論或九或十或合或分紛紛不定亦何足辨也

又按歸熙甫洪範傳略曰洪範之書起於禹而箕子傳之聖

人神明斯道垂治世之大法此必天佑於冥冥之中而有以啟其衷者故箕子以爲傳之禹而禹得之天漢儒說經多用緯候之書遂以爲天實有以畀禹故以洛書爲九疇者孔安國之說以初一至六極六十五字爲洛書者二劉之說以戴九履一爲洛書者關朗之說儒者用之箕子所言錫禹洪範九疇何嘗言其出于洛書禹所第不過言天人之大法有此九章從一而數之至於九特其條目之數五行何取于一而福極何取于九也就如儒者說洛書之數縱橫變化其理甚妙禹顧不用而姑取自一至九之名其亦必不然矣夫易之道甚明而儒者以河圖亂之洪範之義甚明而儒者以洛書亂之其始起於緯書而晚出於養生之家非聖人語常而不語怪之旨也洪範之書以天道治人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不過行所無事少有私智於其間即繇之汨陳其五行也讀洪範者當知天人渾合一理吾之所爲即天之道天之變化昭彰皆吾之所爲宇宙之間充滿辟一塞莫非是氣而後知儒者位天地育萬物之功初不在吾性之外天陰隲下民天錫禹洪範九疇與五紀之天稽疑之天庶徵之天五福六極之天其天一也九疇並陳若無統紀而義實聯絡通貫皇極居中而以前四疇會爲皇極後四疇皆皇極之所出五行天道之常敬之於五事所以修己厚之於八政所以治人協之於五紀所以欽天皇極之道盡之於是而後以五事施八政而時用其鼓舞之權則謂之三德謀及

乃心卿士庶人而命龜諏筮則謂之稽疑察肅乂哲謀聖之
應則謂之庶徵以皇極斂福則有福而無極前四疇責之於
已治天下之根本要會後四疇取之於外治天下之枝葉緒
餘箕子於皇極而言五福於庶徵而言五事此其可見之端
也敬農協建乂明念嚮威各以一字該一疇之義下文不過
敘其目而演之要無出此九字之中矣

又按黃太沖易學象數論序曰夫易者範圍天地之書也廣
大無所不備故九流百家之學俱可竄入焉自九流百家借
之以行其說而於易之本意反晦矣漢儒林傳孔子六傳至
淄川田何易道大興吾不知田何之說何如也降而焦京世
應飛伏動爻互體五行納甲之變無不具者吾讀李鼎祚易

解一時諸儒之說穢蕪康莊使觀象玩占之理盡入於淫瞽
方技之流可不悲夫有魏王輔嗣出而註易得意忘象得象
忘言日時歲月五氣相推悉皆撥落多所不關庶幾潦水盡
而寒潭清矣顧論者謂其老莊解易試讀其注簡當而無浮
義何曾籠落玄旨故能遠歷於唐發爲正義其廓清之功不
可泯也然而魏伯陽之參同契陳希夷之圖書遠有端緒世
之好奇者卑王註之淡薄未嘗不以別傳私之逮伊川作易
傳收其昆侖旁薄者散之於六十四卦中理到語精易道於
是而大定矣其時康節上接种放穆修李之才之傳而創爲
河圖先天之說是亦不過一家之學耳晦菴作本義加之於
開卷讀易者從之後世頒之學宮初猶兼易傳並行久而止

行本義於是經生學士信以爲義文周孔其道不同所謂象數者又語焉而不詳將夫子之韋編三絕者須求之賣醬箍桶之徒而易學之榛蕪蓋仍如焦京之時矣自科舉之學一定世不敢復議稍有出入其說者卽以穿鑿誣之夫所謂穿鑿者必其與聖經不合者也摘發傳註之訛復還經文之舊不可謂之穿鑿也河圖洛書歐陽子言其怪妄之尤甚者且與漢儒異趣不特不見於經亦並不見於傳先天之方位明與出震齊巽之文相背而晦翁反致疑于經文之卦位生十六生三十二卦不成爻一切非經文所有顧可謂之不穿鑿乎晦翁云談易者譬之燭籠添得一條骨子則障了一路光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統體光明豈不更好斯言是也柰何添入康節之學使之統體皆障乎世儒過視象數以爲絕學故爲所欺余一一疏通之知其於易本了無干涉而後反求之程傳或亦廓清之一端也

又按向讀論語集註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輒病以河圖專屬伏羲殊狹隘與上鳳鳥不一例考諸晉宋志及水經注黃帝時出焉堯舜禹湯時出焉成王周公時出焉非止伏羲矣故禮記與膏露醴泉器車鳳麟龜龍一例陳之以爲瑞原朱子意又以伏羲待此而畫卦尤狹隘不見易繫辭先言則天生之神物乎效天地之變化乎象天垂象之吉凶乎然後及河之圖洛之書則圖書者不過聖人所由作易之一端耳故朱子他日曰圖不出易亦須作旨哉是言也諸書有

云圖載天子之寶器者或曰圖載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或曰列宿斗政之度帝王錄紀興亡之數要非止八卦一種矣祇緣三代而降鳳鳥尚有河圖絕無魏青龍中圖出而非龍馬宋朱子時龍馬出而非負圖益覺當以河圖屬伏羲伏羲須待此畫卦矣甚哉其說之固

又按洪範篇二孔俱不言有錯簡宋蘇子瞻始言之以曰王省惟歲至則以風雨八十七字爲五紀之傳繫於五曰厥數之下逮金仁山參以子王子益定又以無偏無陂至歸其有極爲皇極經文曰皇極之敷言至以爲天下王爲皇極傳文其一百字皆繫於皇建其有極之下斂時五福至其作汝用咎一百四十六字繫於五曰考終命下爲五福之傳惟辟作

福至民用僭忒四十八字繫於六曰弱下爲五福六極之總傳讀之頗覺如昌黎所謂文從字順皇甫湜所謂章妥句適云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十五終

善化劉鐸
湘陰吳宗寶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十六

南菁書院

尚書古文疏證八

太原閻若璩百詩著

第一百十三

書古文出魏晉間距東晉建武元年凡五十三四年始上獻於朝立學官逮武元年下到宋南渡初八百一十一年有吳棫字才老者出始以此書爲疑眞可謂天啟其衷矣抑朱子大學序所謂天運循環無往不復者也其言曰伏生傳於既耄之時而安國爲隸古又特定其所可知者而一篇之中一簡之內其不可知者蓋不無矣乃欲以是盡求作書之本意與夫本末先後之義其亦可謂難矣而安國所增多之書今書目具在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屈曲聱牙至有不可讀者夫四代之書作

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爲二體乎其亦難言矣後又二百一十七年休寧朱升應浙江行省試對策曰今文古文篇有分合詞有難易觀其文理之相接則可見其始合而今分矣觀其體制之迥殊則可疑其彼何獨難而此何獨易矣若是者自朱子吳才老固已獻疑而世之大儒亦已有明辨而釐正之者矣世之大儒指臨川吳文正言其敘錄盛行於世茲不復著

按吳才老有書禆傳十三卷首卷舉要曰總說曰書序曰君辨曰臣辨曰考異曰詁訓曰差牙曰孔傳凡八篇意差牙孔傳篇內必另有疑古文處不止如上所載者其不傳也惜哉

閻歸熙甫有疑古文藁藏於家余三至其家購訪之卒不出

又按書禆傳雖不傳而蔡傳泰誓篇目下引吳氏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武王之辭迫湯之數桀也葸武之數紂也傲學者不能無憾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也此吳氏疑卽才老

又按草廬全集有題伏生授書圖詩云先漢今文古後晉古文今若論伏氏功遺像當鑄金復自跋云嗚呼天未泯絕帝王之制故憖遺此老以至此時也女子亦有功焉書二十八後析爲三十三奇崛難讀或謂女子口授時濟南潁川語異錯以己意屬讀而失其眞嗚呼奇崛古書體也錯何尤晉隋間古文二十五篇出從順如今人語非若伏生書奇崛矣識者議其功罪於錯爲何如哉嗚呼是固未易爲淺見寡聞道也安得起吳才老朱仲晦于九原案析爲三十三指晉隋間

書言非眞孔書也

又按趙氏崧雪齋集有書今古文集註序分今文古文爲之集註曰嗟夫書之爲書二帝三王之道於是乎在不幸而至於亡於不幸之中幸而有存者忍使僞亂其眞耶又幸而覺其僞忍無述焉以明之使天下後世常受其欺耶此最盛心計當時識議與之合者吳草廬一人所以草廬贈別子昂詩識君維揚驛玉色天人表伏梅千載事疑讖一夕了快哉此一夕談也降而其門人楊載爲行狀僅云公治尚書爲之注多所發明廷臣爲謚議公尤邃於書作傳注以發其微卽後十五年何貞立來刻集亦僅稱某嘗見公所著書古今文集註皆其盛年手自繕寫人未知之併無一語及其絕識以爲古文之可疑則古文之在當日人爲壓服久矣嗚呼聚訟而鼓之百無當也然聾極而聰亦有候存焉君子詎忍盡絕一世人於門外哉故每不能已于言

又按天下事由根柢而之枝節也易由枝節而返根柢也難窮以考據之學亦爾予之辨僞古文喫緊在孔壁原有眞古文爲舜典汩作九共等二十四篇非張霸僞撰孔安國以下馬鄭以上傳習盡在於是大禹謨五子之歌等二十五篇則晚出魏晉間假託安國之名者此根柢也得此根柢在手然後以攻二十五篇其文理之疏脫依傍之分明節節皆迎刃而解矣不然僅以子史諸書仰攻聖經人豈有信之哉曾寄與黃太沖讀一過歎曰原來當兩漢時安國之尚書雖不立

學官 平帝時 暫立 未嘗不私自流通逮永嘉之亂而亡梅賾上僞書冒以安國之名則是梅賾始僞顧後人併以疑漢之安國其可乎可以解史傳連環之結矣

第一百十四

朱子於古文嘗竊疑之至安國傳則直斥其僞不知經與傳固同出一手也其於古文似猶爲調停之說曰書有二體有極分曉者有極難曉者又曰尚書諸命皆分曉蓋如今制誥是朝廷做底文字諸誥皆難曉蓋是時與民下說話後來追錄而成之愚請得而詰之曰尚書諸命皆易曉固已然所爲易曉者則說命徵于之命蔡仲之命畢命冏命皆古文也故易曉至才涉於今文如顧命文侯之命便復難曉尚書諸誥皆難曉固已然所謂難曉者則盤庚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皆今文也故難曉至才涉於古文如仲虺之誥湯誥便又易曉此何以解焉豈誥出於成湯之初者易曉而出於盤庚以後及周初者難曉耶豈命出於武丁成湯之際者易曉而出於平王之東者難曉耶不特此也顧命出於成王崩康王之誥出於康王立相距才十日以同爲伏生所記遂同爲難曉尚得謂命易曉耶不特此也周官誥也出於成王君陳命也亦出於成王相距雖未知其遠近以同爲安國所獻遂同爲易曉尚得謂誥難曉耶論至此雖百喙亦難解矣

按武進周叟曰勺公于年曰百歲矣嘗告余曰周公書純是蠻語召公書便近人余曰叟得毋指旅獒一篇爲召公歟所

作乎周曰然余曰此自是古文故爾易曉若召公語出于召誥者乃復難曉周公語幸未爲古人所亂故俱難曉若當時有一二出于古文者亦復了了如旅獒矣總之古文假作于魏晉間今文則眞三代故其辭之難易不同如此今說者不一唯文之有古今而唯體之有命誥與人之有周召亦所謂舛矣

又按余戊午應薦至京師崑山顧炎武寧人時在富平有自～富平來傳其新論者云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案左傳隱元年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此應在葬後則蘇氏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說誤因病余相距才十日之說余謂此證誠好但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麻冕蟻裳敘在越七日癸酉下距王崩乙丑僅九日耳豈葬後乎且諸侯出廟門俟侯見新君下卽敘王出在應門之內孔傳所謂王出畢門立應門內是也正一時事未敘王釋冕反喪服此冕字直應前王麻冕之冕非另起一冕字細玩自見或曰奈西方東方諸侯何余曰蔡傳解薨典僉曰僉字四岳與其所領諸侯之在朝者又解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爲天子公卿者卽如上文齊侯呂伋非東方諸侯乎則康王報誥庶邦侯甸男衛固有人在也或者唯而退附此以便他日質諸盩人云

又按蔡傳引鄭氏曰周禮五門一曰皐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卽畢門子案鄭氏乃鄭司農眾

非康成康成明堂位註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又周禮註引經傳以證庫門向外雉門向內以破先鄭說蔡氏猶復引之何與且云外朝在路門外則應門之內蓋內朝所在尤誤之誤路門外應門內正一地豈有內朝外朝其集一地無分別之理蓋天子三朝外朝一內朝二外朝在皐門內庫門外內朝則一在路寢門外爲治朝一在路寢門內爲燕朝禮記集說方氏曰亦小誤幷辨二王此

又按外朝在路門外一語亦蔡誤本鄭司農註後鄭不從者或問予此誤亦有所自來子知之乎予曰彼蓋以文王世子外朝指路寢門外爲據而不知天子之制遠在庫門之外者也文王世子內朝指朝於路寢之庭是亦一內朝已但外朝乃對路寢庭姑稱爲外非眞外朝眞外朝在庫門內雉門外諸侯三門每門各有一朝亦仍是外朝一內朝二其在雉門內路門外則君所日視之朝玉藻謂之內朝康成曰此正朝也三禮互有異同而禮記一書尤自相抵捂要在學者融會而善決擇之則幾矣

又按周禮言外朝者三皆指皐門內庫門外斷獄弊訟於斯詢國危國遷立君於斯非謂別有一朝爲三詢之朝也者自康成偶誤註小司寇外朝爲在雉門外三禮義宗因之通典復因之下到今遂有四朝之說果爾諸侯止有三門門各容一朝一般有國危等事將何門置此一朝以詢之乎殊不足據玉海王伯厚亟駁之有以也

又按蔡傳引蘇氏曰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卽吉無時而可者嚴哉斯論雖程朱何以加諸而不知案之於禮亦未盡然也何則喪三年不祭矣若既殯後天地社稷之祭猶越紼而行事蓋不敢以卑廢尊漢志引古文伊訓以爲太甲當喪越紼行事是其證也郊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蓋不獨王被大裘龍袞戴冕璪抑且合緻內臣庶雖有私喪之服盡釋之而卽吉以聽命乎上其嚴於事天如此推之於地與社若稷一歲之間蓋不啻疊舉矣服亦屢屢釋矣先王豈爲其薄哉蘇氏曰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于路寢而見王于次王喪服授敎戒諫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子按朱子謂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故漢唐君臣亦皆吉服黃直卿謂太子卽位禮有四一始死正嗣子之位顧命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是也一旣殯正繼體之位王麻冕黼裳入卽位是也然則王麻冕黼裳入卽位乃儲君初卽天子位之禮身爲天地社稷之主上承祖宗世繫之重蓋國大事莫踰於此縱遭親喪猶向所謂卑者爾其可不如事天地社稷者而一暫釋其服郭蘇氏一則曰諸侯哭再則曰王哭案曾子問君薨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太祝稱嗣薨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註曰將有事宏清靜也夫世子甫生繼體有人尚且止其哭以致祝辭況眞卽繼體位而又追述先王冊命以告之而必以哭從事邪甚矣蘇氏之陋也蘇氏謂書失禮不

可以不辨予則謂蘇氏失言不可以不辨

又按冠禮於五禮屬嘉蘇氏曰冠吉禮也亦誤

又按蘇氏之誤只緣載于蔡傳鮮加駁正於是近日汪氏琬復廣爲之說中有少少足辯者一條曰古之奔喪見星行舍竊謂成王既崩康王雖相距數千里外猶當蒲伏以赴安有咫尺宮門而不入就號哭辟踊之位顧必俟干戈虎賁以逆之乎乃孔安國曲爲之說曰由喪次而出出而復逆以殊異之於經無明文也予案孔氏書傳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出於路寢門外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呂伋索虎賁百人更新逆門外所以殊之逆字上增更新二字甚妙蒜從金縢惟朕小子其新逆得來新逆者重新逆周公以歸非如蔡氏新解作親試問成王何曾親至周公所居之東不然竟誰語耶親死子在側此理之可信事之必然而無疑者今迎門外則推出原不在門外補臣子皆侍左右一段正傳經者苦心彌縫處安得謂經無明文而臆爲說哉至曰成王既殯康王方在苫凶中詎可齊而飲福嚌者小祥之禮也不知經文明指太保非王又曰天子未除喪稱子小子雖衰周猶然今儼然自稱予一人非禮王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將白文亦未之讀耶

又按孔傳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敘於齊侯呂伋文上亦誤案漢名臣奏近臣侍側尚不得著鉤帶入房安有成王甫崩康王未受冊命以前而即有執干戈如桓毛二臣于畢門內

者葢周禮虎賁氏掌虎士八百人虎士執有戈盾桓毛承大保命於齊侯呂伋之所取二十戈各執其一又取虎賁之士百人迎太子釗於南門之外齊侯原未嘗偕入蔡氏不識爰字義謂命桓毛二臣使齊侯呂伋以二十戈虎賁百人云云將齊侯爲左右各二手之人以各持一干戈耶唐孔氏笑馬遷敘微子啟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夫面縛縛手於後又安得左牽羊右把茅是別有二手矣今合以蔡傳正可發一大噱也

又按宋林之奇尚書全解序云有伏生之書有孔壁續出之書續出書文易曉而伏生書則多艱深聱牙不可易通葢伏生齊人也公羊子亦然所傳春秋如昉於此乎登來之也何休註皆云齊人語以是知齊人語多難曉者伏生編此書往往雜齊人語於其中故有難曉者此亂道也伏生語縱難曉何至以已之方言錯雜入經文公羊傳昉於此乎登來之也乃自作傳文爾非關春秋猶鄭康成北海人其注三禮多齊言亦未嘗亂經此本置勿辨然世亦有惑於其說焉

又按朱子云漢書有秀才做底文字有婦人做底文字亦有載當時獄辭者秀才文章便易曉當時獄辭多碎句難讀尚書便有如此底此論卻頗合余謂尚書中如堯典皐陶謨可稱秀才文章但不可以之擬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冏命諸篇何者諸篇古文故古文自易曉如殷三盤周八誥則與獄辭相類葢俱今文試問二十五篇有一似此否此亦今古文斷

案處草廬集有題伏生授書圖詩先漢今文古後晉古文今
近代蘇桓謂陳際泰時文古古文時亦猶是爾
又按朱錫鬯告余雲南楊士雲字從龍大理府太和縣人正
德丁丑進士改庶吉士授工科給事中轉戶科左給事中著
弘山集有讀尚書詩云二十八篇今自漢伏生授二十五篇
古至晉梅賾奏二十八篇外二十五篇又仲尼不可作誰復
百篇舊與吳草廬題伏生授書圖詩云先漢今文古後晉古
文今若論伏氏功遺像當鑄金皆微其辭不似君輩顯然攻
余笑曰詩指辭多婉約而文則直言試觀草廬尚書敘錄晝
然爲二不使相混淆識且出朱子右豈復如其作絕句時乎
錫鬯爲默然蓋近撰經義考雖漸爲愚見所轉移終不透耳
又按周禮幕人職註爲賓客飾也賈公彥疏王喪而有賓客
者謂若顧命成王崩諸侯來朝而遇國喪故康王之誥云畢
公率東方諸侯召公率西方諸侯云云此最好典證
又按姚際恆立方亦以經與傳同出一手僞則俱僞笑世人
但知辨僞傳而不知辨僞經未免觸處成礙耳似暗指朱子
言余問何謂也立方曰如辨伊訓傳太甲繼湯而立之非矣
則於僞經王徂桐宮居憂不能通蓋未有太甲服仲壬之喪
而處祖墓旁者辨泰誓上傳武王承襲父年之非矣則於僞
經大勳未集九年大統未集不能通蓋未有文王不受命改
元而得稱九年者蔡沈徒爲曲解不足據故莫若俱僞之俱
僞之斬卻葛藤矣

第一百十五

鄒平馬公驌字宛斯當代之學者也司李淮郡後改任靈璧令
予以己丑東歸過其署中秉燭縱談因及尚書有今文古文之
別爲具述先儒緒言公不覺首肯命隸急取尚書以來既至一
白文一蔡傳置蔡傳于予前曰子閱此吾當爲子覆之自閱
白文首指堯典舜典曰此必今文至大禹謨便眉蹙曰中多排
語不類今文體恐是古文歷數以至卷終孰爲今文孰爲古文
無不立驗因拊髀嘆息曰若非先儒絕識疑論及此我輩安能
夢及然猶幸有先儒之疑而我輩尚能信及恐世之不能信及
者又比比矣復再三慨歎予曰公著繹史引及尚書處不可不
分標出今文古文公曰然公今繹史有今文古文之名者自予

之言始也

按近代孫鑛評尚書亦謂大禹謨則漸排矣錢受之極詆其
爲非聖無法爲侮聖人之言彼敢以文字論聖經誠哉其爲
侮聖言也然大禹謨實是古文先儒固嘗疑之余亦謂先秦
無段落之迹西京絕駢偶之語況三代以上之文乎若以大
禹謨漸排爲風會使然則皋陶謨又于大禹謨之後亦應涉
排何獨不爾則知今文古文出於兩手決矣余嘗思得一法
今或未能遽廢古文當分今文古文爲二類令天下習讀是
經者先讀今文二十八篇是何多詰屈聱牙次讀古文二十
五篇是何盡文從字順又二十八篇之文雖同一古而中間
體制種種各殊二十五篇之文雖名爲四代作者不一而前

後體制不甚遠則久之聰明才辨之士爭得起而議之雖有黨同護前之徒亦不能不心屈也歐陽永叔曰夫破人之惑若難與爭於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可也當積習錮蔽之餘而一旦語文以古人爲贋書非斥之爲妄則笑之爲狂此難與爭於篤信之時者也分今文古文爲二類不至混淆庶學者讀之自有所不安此待其疑而後攻之者也不然伏生梅氏之書眞僞唯是文辭格制之不隻眼者殆亦未可多得哉

又按歸熙甫有言所可賴以別其眞僞唯是文辭格制之不同後之人雖悉力摹擬終無以得其萬一之似余因思周公有大誥而王莽以翟義亂亦作大誥蘇綽以文體之弊又作大誥一載漢書一載北史試取而讀之不特莽不類於周公即綽距莽未遠亦不類蓋莽在酷擬尚書如嬰兒之學語可爲鄙笑綽較少勝於莽然就其條達比偶處已不似漢人手筆況周初乎其各爲時代所限如此

又按蘇綽傳爲大誥奏行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故後十年恭帝元年周文令太常盧辨作誥諭公卿曰嗚呼我羣后暨衆士維文皇帝以禋祿之嗣託於予訓之誨之庶厥有成而予罔能弗變厥心庸暨乎廢墜我文皇帝之志嗚呼茲咎予其焉避予實知之矧爾衆人之心哉惟予之顏豈惟今厚將恐來世以予爲口實文果類綽因笑此等文筆誰不能爲韓昌黎詩周詩三百篇雅麗理訓誥曾經聖人手議論安得

到議論之不可況摹擬之乎此殆眞古文尚書五十八篇之謂哉

又按蘇子由嘗論周書委曲而繁重商書簡潔而明肅以錯雜今古文而言何則委曲繁重自指今文簡潔明肅必指仲虺之誥以下十篇始可彼盤庚且勿論若高宗肜日非朱子所謂最不可曉乎西伯戡黎非所謂稍稍不可曉乎簡彧有之而得謂之明乎予由於此析猶未精昌黎述其生平所用心曰周誥殷盤詰屈聱牙純稱今文子瞻評出師二表云與伊訓說命相表裏純況以古文尚不錯雜然亦未有以今古文之所以別告二公乎告亦未有不悟者高忠憲嘗言天下萬世之心目固有漸推而愈明論久而後定故勿謂昔人所未定而今亦莫能定也旨哉此言矣

又按有議論漸推而愈明歷久而後定者余尤親驗之胡渭生胐明告予第一卷載馮氏駁衞宏序爲妄良是竊謂宏序亦非盡鑿空者伏生有孫固應有子不至使女傳言然錯往受時生年過九十子先父卒入事之常藐爾孤孫未承家學已又耄矣口不能宣及門弟子業成辭歸錯奉詔至安可空還不得已令女傳授理或有之計其女亦非少艾之年教錯無嫌也唯大序有失其本經之語自非生縱老何至家無本經縱令失去當時弟子如張歐陽罔不涉尚書以教何難往取其本俾還報天子乎或曰必若云則生以簡策授錯可矣何用其女爲胐明曰漢人讀書頗與今異揚子雲言一閱之

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如春秋有鄒夾二氏夾氏口說流行未著竹帛故曰未有書鄒氏著竹帛師傳之人中絕故曰無師益經未有無師者書簡策雖存而其閒句讀音義亦須畧爲指授方可承學故使其女傳言耳若字本今文錯所自識豈因齊人語異而都不曉耶是則妄不足辯者子喜曰家藏有宋名畫授經圖伏生東向坐鼂大夫北面僂而立肅有女子儼然儒家風姿爲之指點嘗病其事不實畫爲少減今接子高論此畫可以長留天地間矣

第一百十六

今文古文之別首獻疑於吳才老其說精矣繼則朱子反復陳說只是一義曰伏生倍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摩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不可曉耳其實伏生非倍文暗誦說具第一卷近代郝氏敬始大暢厥旨底蘊畢露讀書三十條朱子復起亦不得不歎如積薪余故詳錄其三之二于後　書辭淵塞詩語洁通故虞書渾樸其言詩則曰聲依永律和聲喜起之歌乃有逸響雅頌訓誥多周公制作雅頌明揚訓誥結澮益主于感者使人易曉至于訓戒者使人深思夫子謂不學詩無以言故詩書體異也春秋戰國以來辭尚風韻雖敘事之文皆有依永和聲之致夫子作易傳論語春容爾雅清風習習然皆詩之爲言也然義理含蓄混沌未破至秦漢以後刓觚雕樸文不務實全尚聲口惟有浮響而已此古今文辭深淺華實之辨也　堯典禹貢其辭簡奧敘事樸直有體皋

陶謨精深淹雅自是上皇風味古人言語高遠質而愈新後人極力整齊反傷體有意舒散反見拙如商奏周鼎自然蒼潤俗工雕鏤亂眞識者自能鑑之　朱元晦謂書不須盡解固緣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意然朱所謂易解者乃其不必解之僞書而所謂難解者正其刪定之原籍然則棄嘉穀而收稂莠也可乎　堯典皐陶謨禹貢三篇文辭最古法度森嚴有頭尾有血脈有分段有照應爲千萬世史書冠冕後世依倣其體爲帝紀世家列傳枝葉敷榮非不可觀然一登泰山頓覺邱阜爲小　堯舜一德故二帝併典五臣同心故皐陶合謨　按此說非孔書離堯典爲二以補舜典其識已卑別增禹謨一篇尤瑣碎不成文理此何待具眼者乃能辨之　古聖文辭深奧精密無痕

如書與周易白是一種文字孔書極力摹倣而音節勻暢俊彩莊嚴已落近格揚雄作太玄擬易爻象腸胃俱嘔轉覺資塵愈遠此聖凡天人之隔也　盤庚大誥康誥等篇文辭如流雲雜霧烝涌騰沓不可搏埴而自然煙潤孔書二十五篇丰姿濟楚如薑桂疑玉刻木肖花漸染嫵媚之氣古言盤鬱今言清淺古言幽雅今言高華一覽而盡者今人之辭三復而愈遠者古人之辭也　古人意思渾厚義理填塞胸臆欲言不啻口乍讀結澀愈玩愈精彩後世文字噴唌滾滾迫逐而來其于修辭立誠之意索然盡矣故尚書以伏生二十八篇爲眞古文　二十八篇與古人傳神其辭簡樸無枝葉是古時風氣之醲濃也其詰屈不暢快是古人胸次之盤鬱也其更端層疊是古人眞意委

婉周至也含輝斂彩晶光自爾溢發氣若斷續而悠然條暢舒散不用繩削而變態不可端倪此古人生氣也至于二十五篇清淺鬆泛邊幅整齊曉然如揭日月而行庸莊無復昧爽氤氳氣象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知此者可與論道可與論書　孔書與二十八篇艱苦較然豈千餘年來無一識者以呂易嬴久假不歸依附聖經攻之有若鼠之忌如讀春秋明知五霸爲罪人以其依附三王久重于發難是以其姑息養其蠹賊也湯武不弒君天下何時底定千古有相知湯武非殺君者　朱元晦謂大誥多士等篇辭語艱澀如官司行移文字與民間語夾雜俗語故難解蔡仲君牙等篇如今翰林制誥文字與士大夫語故易曉案大誥多士有何俗語而以語俗人豈俗人明敏反勝學士大夫學士大夫難解者俗人其能解乎凡訓誥非對臣民口授皆裁成篇章頒布必經聖人之手雖史官潤色亦本聖人口澤故其言多淵懿而神理溢于辭章之外隱合于胸臆肺腑之中若出若不出離而視之深沈蒙晦無迹可尋會而通之生氣浮動溫如春泠如秋穆如清風澤如甘雨紬繹其緒嚼咀其味恍然見其心曲親炙其眉宇而聆其謦欬非聖人之言而能若是乎至于二十五篇清淺齊截自是三代以下韶秀之姿語多浮響意不切題或先賢記聞案此說非或後人假託天壤懸隔烏可相亂也　後人文字皆揀選材具一字一句壘砌而成古人文字無邊齊無畔岸拍天駕海而來　文字出上古自然深沈隱約有鬱蒼之氣正是

未雕之璞一落叔季膚淺輕揚氣運風會莫知所以然而然也
尚書二十八篇當世卽欲不如此作不得六經皆夫子手訂及
夫子自作亦是春秋以後文字如論語二十篇春容爾雅愚者
可知猶謂有子之徒記述至春秋周易十翼夫子手筆亦是愚
者可知文章因乎世運雖孔子欲爲四代典謨之文亦不可得
已　後人何幸因伏生所授得見四代鴻寶二十八篇眞足爲
萬世國史之宗其二十五篇如伊訓太甲之類左國諸書駸駸
欲方駕矣　子曰辭達而已矣又曰修辭立其誠達者達其所
立也辭欲達誠誠如何可達後世文章以清利爲達正是齒牙
喋喋不與精神命脈相關心自心辭自辭如近代辭賦何有半
語眞實二十八篇若康召等誥字字肝膽潑放簡策上後儒反

病其詰屈不達未知竟是誰達誰不達也　諸傳獨孟子近古
七篇中所引書如太甲伊訓湯誓等語質直而少逸響正與二
十八篇文字一律足徵伏書是眞孔書是假又如大學所引康
誥作新民若保赤于惟命不于常等語篇內自然渾合孔書取
引語填補痕迹宛然　孔書伊訓太甲說命君陳等篇禮記學
記表記緇衣多引用其語蓋記與孔書先後同出案此說非其
所引當世已無全文摹倣補緝非古之完璧也　孔書四代文
字一律必無此理詩如商頌纘栗而淵瑟周頌清越而馴雅二
代文質之分也詩既爾書亦宜然豈得商書清淺反不如周書
樸茂也若以伊訓太甲與康誥大誥諸篇併列先後文質倒置
矣　孔書諸篇辭義皆浮泛如伊訓不切放桐復亳說命不切

帝賚良弼君陳畢命不切尹東郊其他皆然轉移變換皆可通用古史典要決無此病多後人案步倣效故其語勢褊側如室中演棒四礙不得自由若今古文如大誥諸篇任說得縱橫舒展眞贋功苦天地懸隔　秦誓眞秦穆公作春秋之文漸近明淺猶多沈渾之味自然處高于左國費誓雖列編末而簡奧淵深自是周初文字文侯之命峻整自是周末春秋初年文字世運風味一一可思若夫伊訓說命風格卑弱尚不敢望秦誓乃得與典謨併列眞是千古不平事

或問牧齋云近代經學之繆遠若季本近則郝敬子向推其知言茲何復取乎郝氏之書余曰郝氏之可誅絕在好妄其不可磨滅處的非庸人且讀得古今文字分析如燭照物如

刃劈朽木如衡不爽錙銖如絲紬繹不盡當屬其九經中一絕

按郝氏以二十五篇置于末另爲卷帙歷加掊擊語或過甚余僅錄其四條太甲上云此篇語浮汎所以告戒嗣王者甚徐何至見放咸有一德云篇名咸有一德似是較數故曰咸有猶各擅一長云爾今所言皆純一意則伊尹不合自矜與湯咸有此一殆後人依題擬撰遊揉湊砌而乏天眞周官冢宰掌邦治至大明黜陟云一代典制當世自有令甲開載成王訓百官何用瑣舉此後人自述記聞以實其所爲周官者耳君陳爾有嘉謀嘉猷云嘉謀入告可也必以歸君此人臣自用之心非人君所以教臣君喜歸美卽不喜歸過是導之

詵也豈賢王之訓

又按郝氏譏切古文亦幾盡致尙未及其好作非偶涉後代文者與

又按姚際恆立方曰某之攻僞古文也直搜根柢而略於文辭然其句字誠有顯然易見者篇中不暇枚舉特統論於此句法則如或排對或四字或四六之類是也字法則如以敬予愛李翺答王載言書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辭之對與否也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此非對也靚閟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以此律大禹謨豈流水讀去而不覺其排比者與又每讀畢命至旌別淑慝以下凡三十七句句皆四字因笑曰孔安國隸古定竟若唐房融譯首楞嚴經以四字成文者與

作欽善作臧洽作乂作亂順作若信作允用作庸汝作乃無作罔非作匪是作時其作厥不作弗此作茲所作攸故作肆之類是也此等字法固多起伏氏書然取伏書讀之無論易解難解之句皆有天然意度渾淪不鑿奧義古氣旁礴其中而詰曲聱牙之處全不繫此梅氏書則全藉此以爲詰曲聱牙且細咀之中枵然無有也譬之楚人學吳語終不免舌本間强耳觀凡於逸書不皆改作弗無皆改作罔尤可類推

第一百十七

鄭氏瑗字仲璧莆田人成化辛丑進士官南京禮部郎中著井觀瑣言內疑古文尙書者二條錄其辭曰古文書雖有格言而大可疑觀商周遺器其銘識皆類今文書無一如古文之易曉

者禮記出於漢儒尚有突兀不可解處豈有四代古書而篇篇平坦整齊如此如伊訓全篇平易惟孟子所引二言獨艱深且以商詩比之周詩自是奧古而商書比之周書乃反平易豈有是理哉泰誓曰謂已有天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此出墨子見第一卷此類皆不似古語而其他與今文複出者卻艱深何也賈逵馬融鄭康成服虔趙岐韋昭杜預輩皆博洽之儒不應皆不之見也又今文原有二十八篇何故孔壁都無一篇亡失誠不可曉又曰尚書辭語聱牙蓋當時宗廟朝廷著述之體用此一種奧古文字其餘記錄答問之辭其文體又自循常如左氏內外傳文雖記西周時諫諍之辭亦皆不甚艱深至載襄王命管仲受饗與命晉文公之辭靈王命齊靈公景王追命衛襄公敬王使單平公對禹莊公使者之言魯哀公誄孔子辭其文便佶屈如書體禮記文亦不艱深至載衛孔悝鼎銘便佶屈如古器物諸款識之類其體皆如此又如左氏記秦穆公語皆明白如常辭及觀書秦誓文便自奧古至漢齊王閎燕王旦廣陵王胥諸封策尚用此體他文卻不然如今人作文辭自是一樣語錄之類自是一樣官府行移又自是一樣不容紊雜某嘗疑孟子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是古逸書之辭其文甚似楚辭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兮亦是用其語案上疑安國書何以盡有伏生所有此據今行世者言然當曰眞孔壁書何曾無盖壁中縱有朽折散絕處安國悉以今文字補綴至字句的然異者則仍其舊以崇古也今文泰誓三篇壁中本無一改從科斗兼而存之

過而立之漢儒之學大率如是

按鄭璞又言尚書之辭有極難曉者鳩僝功弔由靈之類有極繁者一人冕執劉極易曉者不敢含怒在家不知之類有極繁者一人冕執鉞之類有極簡者如初如西禮之類有對語者番番良士乾乾夤夫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之類有參差不對者永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之類論最平然則專以易曉排偶病古文亦未足服作僞者之心矣余故特以義理闢之

又按古器物銘另是一種文字多古雅除考古博古圖所收外莫高於漢郊祀志美陽鼎銘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賜爾旂鸞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次則寶憲傳南單于遣憲古鼎其勞銘曰仲山父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一出于幽壤一來自絕域是二物者得名標史策何其幸與予獨怪前武帝時鼎出汾脽殊大異於眾鼎無款識似是其巫僞爲反得薦見宗廟而後鼎以有按據乃黜與眞孔書不傳僞孔書傳到今何異噫

又按宋王觀國學林云孔子誄惟左氏傳史記辭並同是魯哀公集詩辭而成之非公自語曰旻天不弔篤南山詩也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十月之交詩也煢煢余在疚閔予小子詩也余謂集詩辭爲誄辭哀公固在三百篇之後何不可之有若集古人成句并字面以砌成書辭如大禹謨等篇其敗可立見矣而卒不悟噫

又按陳第季立近代號左袒古文書者謂後儒以今文眞古文僞不過謂其文章爾雅訓詞坦明耳今觀于左國禮記及諸書傳引二十五篇者多至八九章少亦三四章皆爾雅坦明無有艱深險澀語也豈所引者皆僞乎夫爲諸書所稱引者既皆爾雅坦明而諸書所未稱引者必欲其艱深險澀是一篇乃二體也豈虞夏商周之本經乎說亦辨而有理予請舉禮記引兌命之文簡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中二句非艱深險澀之語乎豈皆坦明者乎只觀作僞者截首一句續以惟其賢爲一段復截末四句改作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爲一段取其類己者置其不類己者以俾與己文體一類然則諸書傳所稱引幸都得其坦明者耳非書盡坦明以此難季立將何辭以復

第一百十八

元王充耘號耕野　人著讀書管見亦疑古文但於允執其中之中謂一方言字面非古聖之傳心法葢以僞大禹謨增加人心道心而幷淺視論語不可訓余僅錄其三條云一曰堯典舜典雖紀事不一而先後布置皆有次序皋陶益稷雖各自陳說而首尾答問一一相照獨禹謨一篇雜亂無敘其間只有益贊堯一段安得爲謨舜讓禹一段當名之以典禹征苗一段當名之以誓今皆混而爲一名之曰謨殊與餘篇體制不同一曰蔡仲之命一段絕與太甲篇相出入言天輔民懷即是克敬惟親懷于有仁之說爲善同歸于治爲惡同歸于亂即是與治同

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之說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卽是自周有終相亦罔終之說吾意古文只是出于一手掇拾附會故自不覺犯重耳一曰顧命一篇鋪敘始末宛如圖畫嘗謂今文書如禹貢洪範顧命費誓條理曲折法度森嚴若有錯簡缺文則全無可理會矣而此皆出于伏生所授先儒謂伏生書不可曉晁錯略以意屬讀此等豈晁錯自能以意想像而言之者乎故知衞宏之序似預祖後來古文而抑今文其言決未可信

按王充耘又言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與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之語不倫意亦不相對直竊意前二句是古書後二句是傳會子笑是止讀過孟子而未讀過國語者豈足服作僞之心作僞者學儘博

又按崔文敏銑讀尚書正文曰今文皆委情鉅典後人弗能模也古文諄誨複言後人可依仿也古文體制相肖最者太甲之於蔡仲之命湯誥之於泰誓是已洪範顧命其能僞撰一言哉果伏生言之譌也殆不可句矣此篇申古文而罔之與王氏見殆暗相合者

又按宋馬存子才未嘗疑古文而論今文煞有見正足爲攻古文者之一助併錄于此曰某讀書至盤庚三篇周公之誥如在宗廟武庫之中觀古器茫然不之識如登太行之崎嶇劒閣之道羊腸九折之險一步一止而九嘆息也如夸狄蠻貊窮荒萬里之人聽華人之音累數十譯僅乃通當時之人

號曰告令於一日之間何自而知之也當時學士大夫借曰知之可也田夫野叟閭巷之徒何自而知之切意三代之民家家業儒人人有士君子之識所謂道德仁義之意性命之說典誥之語一聞見而盡識之非上之人好爲聱牙倔强以驚拂之也蓋其所習者素曉也余爲此故爲周誥殷盤佶屈聱牙作註腳

又按向嘗習淳化閣帖至文不可解處輒以爲有斷簡有缺字不然古今人不相遠何至與人手書如是既習之日久見其上下相生一筆連註苟開覆其中之一字氣便不屬乃知當時語自爾也惟親接其手書之人讀之則解旁人容有弗解者況隔至後代乎因悟書難讀莫過殷三盤周八誥正葉

石林云非作書者故欲如此蓋當時語自爾豈有如衛宏定古文尚書序其中所云哉

又按唐張彥遠名畫記昔張芝學崔瑗杜度草書之法因而變之以成今草書之體勢一筆而成氣脈通連隔行不斷惟王子敬深明其旨行首之字往往繼其前行世上謂之一筆書其後陸探微亦作一筆畫連綿不斷故知書畫用筆同法然則作文何獨不然

又按或問朱子周公作鴟鴞之詩以遺成王其辭艱苦深奧不知成王當時如何理會得曰當時事變在眼前故讀其詩者便知其用意所在自今讀之既不及見當時事所以謂其詩難曉竊以閻帖中手書亦然

第一百十九

余讀焦氏筆乘稱家有梅鷟尚書譜五卷專攻古文書之僞將版行之不果案旌德縣志鷟字　正德癸酉舉人曾官國子學正鷟字幼穌一字百一者卽其兄求其譜凡十載得于友人黃虞稷家急繕寫以來讀之殊武斷也然當創闢戈獲時亦足驚作僞者之魄採其若干條散各卷中其無所附麗者特錄於此鷟曰趙岐孟子盡信書一章註經有所美言事或過若康誥曰冒聞于上帝甫刑曰皇帝清問下民梓材曰欲至于萬年又曰子子孫孫永保民人不能聞天天亦不能問於民萬年永保皆不可得爲書豈可案文而皆信之哉武成篇言武王誅紂戰鬬殺人血流舂杵孟子言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殷人簞食壺漿而迎其王師何乃至於血流漂杵乎故吾取武成兩三簡策可用者耳其過辭則不取之也岐之言云爾平正無疑甚得孟子口氣而晚出武成則言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是紂眾自殺之血非武王殺之之血其言可謂巧矣然果紂眾怒紂以開武王當如史記言武王馳之紂兵皆崩方合兵機今僅自攻其後必殺人不多血何至流杵且均之無辜黨與什什伍伍爭相屠戮抑獨何心且眞有如蔡傳言武王之兵則益不待血刃者非凝語乎私意杜撰之書既非孟子所見元本而其言又蹠居周初致孟子爲不通文義不識事機之人讀書誤認紂眾自殺以爲武王虐殺何其悖哉余謂鷟說善矣而抑未盡也此作僞者學誠博智誠狡見荀子有厭旦於牧之野鼓之而紂

卒易鄉遂乘殷人而進誅紂蓋殺者非周人固殷人也淮南子有士皆倒戈而射史記有皆倒兵以戰遂兼取之成文方續以血流杵故曰學誠博魏晉間視孟子不過諸子中之一耳縱錯會經文亦何損而武王之爲仁人爲王者師甚著豈不可力爲回護去其虐殺以全吾經故曰智誠狡噫抑知數百載後由程朱以迄于今晚出之書日益敗闕輸攻鋒起而孟子宛若金湯無瑕可攻有不必如斯枉用其心者哉

按文心雕龍夸飾篇云是以言峻則嵩高極天論狹則河不容舠說多則子孫千億稱少則民靡子遺襄陵舉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論辭雖已甚其義無害也余謂諸說皆可獨漂杵之論不然所以孟子特爲武王辨白正以有害於義此非劉勰輩文士所知

又按賈誼過秦論云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須是追之逐之兵有崩山倒海之勢禍方酷烈至此若僅僅反攻敗北而已孔穎達所謂殺人必不多者洵有見因思晚出武成雖敢與孟子違而猶陰爲孟子地何者孔傳云自攻于後以北走血流漂舂杵甚之言非合不可盡信之意乎至蔡傳則云紂之前徒倒戈反攻其在後之衆以走自相屠戮遂至血流漂杵史臣指其實而言之無論人情兵機不至於此果實至此而孟子猶致疑焉亦可謂眯目而道黑白者矣

又按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此孟子語似當日書辭僅血流杵

三字未必增有漂字只緣趙岐註云爾晚出書與之同故可驗其出趙氏後

又按緇衣尹吉曰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鄭註云天當爲先晚出書卽是先字其出康成後何待云但左傳哀十八年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杜詩云昆後也言當先斷意後用龜也晚出書陸德明所見之本乃是唯克蔽志孔穎達所見本則與今同是先字然則此書又出元凱後乎曰非也元凱左氏集解成在大康元年吳平之後晉已有天下十六年此書出魏晉閒豈得預窺杜註竊意元凱前賈逵服虔王肅輩皆注左氏容有先斷人志之說晚出書因之爾

又按朱子於此章引唐子西之言曰陶弘景知本草而未知經註本草誤其禍疾而小註六經誤其禍遲而大余謂註本草誤以藥物殺人之身註六經誤以學術殺人之心殺人之身人卽知戒殺人之心心與卽板相似傳染無窮此其禍有不待較別者

又按梅氏鷟嘗謂朱子之明過於鄭僑晉人之欺甚于校人朱子如子產曰得其所哉者不一而足也因嘆朱子總緣被壓古文不復致疑雖以此章血流杵孟子明著爲武王事朱子猶謂孟子設爲是言試思武王本無是事孟子何苦設爲是言孟子本意爲武王辨誣反先誣武王而後辨之乎朱子復生今日聞此亦應絕倒

又按上引賈逵言秦流血漂鹵參以帝王世紀言長平之戰

血流漂鹵戰國策言武安君與韓魏戰於伊闕血流漂鹵可知流血漂鹵爲戰勝殺人多者之恆辭甚至誼以血流漂杵兩加黃帝涿鹿之師益驗爲恆辭而辭所從出卻於武成篇當七國時上有好戰之君下有善戰之臣君臣日以殺人爲能事而問所藉口者則武成也問所獲身者則武王也以爲昔之聖人亦嘗云爾奚怪今日孟子於此安得心不爲惻然口不爲慨然所以欲幷書廢之學者觀聖賢此等處眞屬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不可視若尋常或曰柰疑經何余曰以論語校之當子貢時載商辛惡跡非經卽傳不似後有他雜亂書而子貢已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蓋亦以經傳之有過辭也夫子貢爲至不仁之紂末減其罪未聞以爲非而孟子爲至仁之武王力洗其冤反以爲議何哉宋世傳張浚拜曲端爲大將端登壇首問浚見兵幾何浚曰八十萬人端曰須是斬了四十萬人方得四十萬人用論者以爲果如端言固覆軍失地殺身之道也夫兵分數豈專在殺哉此念薰蒸決不能興起輯睦吸引安祥因及尉繚子對梁惠王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卒之半其次殺其十三其次殺其十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內殺十三者力加諸侯殺十一者令行士卒筆之於書以殺垂教孫吳亦未有是論也余謂尉繚子正七國時人所云古之善用兵古當指三代吾不知三代中誰爲此殺人手且以善名尉繚子欲售其術已不難子虛烏有以成其說況血流杵實出武成篇安得不紛紛口實孟

子欲幷書廢之洵爲有見我故曰世之疑孟刺孟者俱非而
孟之疑書廢書者確也
又按一人議論有先後互異若南北背馳者黃太沖嘗謂聖
人之言不在文詞而在義理義理無疵則文詞不害其爲異
如大禹謨人心道心之言此豈三代以下可僞爲者哉晚而
序余疏證兩卷則謂人心道心本之荀子正是荀子性惡宗
旨又謂此十六字爲理學之蠹最甚何相反也其孟子師記
中一條又與上梅氏說何合也師說云武成甲子昧爽受率
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
血流漂杵是商人自相殺也孟子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血
之流杵是明言武王殺之兩意相背則知孟子所見之武成
非孔安國古文之武成也古文之僞此亦一證

第一百二十

同里友人石子華峙字紫嵐一字企齋與予善每著疏證成或
面語或遣信送覽正唐人詩所謂爲文先見草者一日謂予古
文尚書有舜典汨作九共二十四篇必旦另爲卷軸方一亡失
遂不復傳若與伏生同者三十四篇何嘗不見於唐代余曰誠
然但漢藝文志載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者內有舜典諸逸篇
已釐次于第一卷隋書經籍志載馬融注尚書十一卷鄭氏注
尚書九卷皆本杜林古文止二十九篇內無逸諸篇可知亦說
具于第二卷竊意古文書至東漢始有訓註當時大儒亦止註
三十四篇未必及逸書故有時合而爲一則如漢志所載有時

離而爲二則如隋志所載合則永亡晉永嘉之亂是也離則僅存晉元帝立鄭氏尚書博士是也因嘆向來里中諸子謂書闕繫不在卷軸篇數且誣爲枉用心此予所不欲與深言者也

按朱子云孔壁得古文儀禮五十六篇鄭康成曾見且引其文於註中不知何緣只解十七篇而三十九篇無傳焉余謂古文尚書二十四篇無註正與此同

又按隋王劭勘晉宋古本曲禮並無稷曰明粢立八疑十二證以滅此二句爲是唐孔氏疏左氏僖十五年傳以爲古本無曰上天降災四十七字文十三年傳討辱上下文義不容有其處者爲劉氏爲漢儒增加古人注書凡遇一字一句涉僞者不惜出氣力與之辨蓋以天下學術眞與僞而已僞者苟存則眞者必爲所蝕譬猶稂莠之害嘉禾欲護嘉禾也必鋤而去之方爲良農溺音之害古樂欲崇古樂也必放而遠之方爲神瞽故孟子闢楊墨既自鳴其不得已矣尤必推廣其類以爲能有一言及楊墨者卽許而進于聖門誠懼乎吾道甚孤而氣類之不可以不廣也吾亦願天下後世讀吾疏證者于古文必有致疑苟有疑焉斷不得以相承既久莫之敢議且或設淫辭而助其壘守則荀子所謂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辨三善咸備矣其亦斯文之幸也夫

又按余嘗語石紫嵐昔人自稱有五恨者有三恨者予生平獨有二恨耳紫嵐曰何與予曰皇覽冢墓記漢明帝朝諸儒論五經誤失符節令宋元上言秦昭襄王呂不韋好書皆以

書葬王至尊不韋久貴家皆以黃腸題湊處地高燥未壞臣
願發昭襄王不韋冢視未燒詩書予謂當時此舉未行故秦
漢後不獲見孔子六經全文此予之恨者一也大程子爲次
子邵公撰墓誌稱其等於生知五歲而天予謂當時天若假
之年三代以下可復見生安之聖人卒不獲見予之恨者二
也紫嵐曰莊子言儒以詩禮發冢葢有激之辭子眞欲發人
之冢乎予曰觀後晉太康中汲郡民發魏襄王冢大得古書
周易上下篇最爲分了齊文惠太子鎭雍州有發楚王冢得
竹簡書以示王儉虞者儉虞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
文也古發冢以得經典者衆矣何疑於宋元之言晉齊上距
戰國已遠尚完整若漢朗帝朝去秦纔二百餘歲耳復當何

如且秦人焚書北焚其在民間者凡詩書百家語爲博士官
所職悉不焚至項籍西屠咸陽始付之一炬故論者謂書不
亡於秦火而亡於項籍之火然雖燼于項籍而家中所藏者
固歷歷也惟宋元言之東漢諸儒聽之曾莫以爲意失此一
時後竟無復有可爲之時矣噫紫嵐曰子之恨固當懸之終
古耳

又按石紫嵐嘗謂予子於考證之學洵可爲工矣其指要亦
可得聞乎余曰不越乎以虛證實以實證虛而已憶留京師
久日以論學爲事有以孔子適周之年來問者曰孔子世家
載適周問禮在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年三十莊子孔子年
五十一南見老聃是爲定公九年水經注孔子年十七適周

是爲昭公七年索隱謂僖子卒南宮敬叔始事孔子實敬叔言於魯君而得適周則又爲昭公二十四年是四說者宜何從余曰其昭公二十四年乎案曾子問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堲日有食之惟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法推是年癸未歲中積六十五萬六千七百九十六日○七刻五月定朔三十一日三十七刻乙未日巳時合朔交泛二十六日三十八刻恰入食限見春秋此卽孔子從老聃問禮時也他若昭七年雖曾日食入食限而敬叔尚曾從孔子游何由適周有以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來問者余曰此子虛烏有之言也春秋昭公七年季孫宿卒孔子年十七曾點少孔子若干歲未可知然論語敘其坐次於子路則必若九歲以上也可知孔子年十七時子路甫八歲點實不過

六歲七歲孩童耳烏得有倚國相之門臨喪而歌之事檀弓多誣莫此爲甚石堂陳普極其辨駁猶未及此予聊爲補之云爾有以汪氏琬詆子親在不當與渠言喪禮言之爲豫凶事來問者曰汪氏說固謬但折之須經傳有明徵者亦有之乎余曰有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案昔者吳子也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案昔者孔子沒他日子張倘存見孟子子張死而是時曾子方有母喪則孔子在時曾子母在堂可知也既在堂胡忍以喪禮相往復若曾子問者乎果若汪氏言則曾氏父子乃聖門逆子而世俗以爲不祥人矣且孔子命伯魚學禮凶禮次居第二未聞舉其二而輟不學也惟唐許敬宗李義府以凶事非臣

于宻言遂焚國鄘一篇汪氏得毋類是噫士大夫議論若此余深爲世道懼焉

又按石紫嵐謂三統厤武成篇乃以庶國祀毖于周廟在廟獻毖似非武王所以待紂古文未必實予曰參以周書世俘解當日正有此事但不必如周書已甚周書云負商王受懸首白旂妻懸首赤旂乃以先毖入燎于周廟盛至于此若王制出征執有罪反以訊毖告牧誓明數紂惟四方之多罪逋逃崇長信使暴虐姦宄非所稱有罪者乎又如戮飛廉於海隅卽截其左耳來以告先而明武功之成聖人舉動磊落光明豈若後世回互者之所爲哉

又按蔡邕論引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毖于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毖卽自釋之曰京鎬京也太室辟廱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毖焉卽王制所謂以訊毖告者也予考之呂氏春秋亦有武王歸乃薦俘毖於京太室之語此樂記非今樂記或河閒獻王與毛萇等所作二十四篇或斷取十一篇之餘如奏樂樂器等篇皆見藝文志今不傳邕猶得見之及引之然則祀毖實係武王事斑斑若是不爲孤證云

又按嘗與石紫嵐論經之僞者由後人經學未精故聽其亂眞若人人能精僞者何容廁足其閒乎雖然經學之難精自孟子來而已然矣紫嵐深訝其說余曰孟子言水注江則不合於禹貢服齊疏則不合於儀禮討不伐則不合於周禮大

司馬雖有曲爲之說者左傳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自是江淮始相通孟子蓋據哀公後吳王夫差所掘之道以爲禹迹不知亦非然也杜預註謂引江水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宋當作末今山陽縣北五里之北神堰也入淮與孟子排淮入江者不合而至隋開皇七年開邗溝皆自山陽至揚子入水流與前相反蓋至是孟子之言始驗豈得謂誤由左氏特禹貢未精熟耳又有曲爲之說者滕文公於父當斬衰不齊而云齊疏者大槩語亦由中庸期之喪達乎大夫聖人是大槩說三年之喪本不止於父母而晦翁云只主父母未暇及他之類是也亦非然也檀弓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申申對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穆公母

服齊故首言齊次斬蓋并及之不似孟子對父遺斬古人文字密如此三年之喪原不止子爲父母凡嫡孫承重者爲人後者父爲長子皆然適孫承重者是爲祖父母之後爲人後者爲之子皆可以父母之喪解之惟父爲長子則不可因思儀禮喪服傳曰父爲長子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鄭康成註謂此言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己爲宗廟主也是亦父母之喪矣聖人之言無不周徧豈似後人舉一而遺一又三不朝則六師移之六師屬天子大國僅三軍分明天子有討有伐如何云討而不伐且承以是故二字非文辭病處邪蓋只爲說諸侯伐而不討遂裝上天子討而不伐以爲對案而不覺與

上文背要須易爲天子有討有伐諸侯有伐無討始得不然周禮大司馬之職以九伐之灋正邦國其謂之何矣紫嵐曰由子之說推之以紂爲兄之子而有微子啟則不合於微子左傳華周之妻善哭其夫則不合於左傳檀弓余曰此卻不然此古人連類而及之之文也酒不可言食而論語沽酒市脯不食風不可言潤而繫辭潤之以風雨馬不可言造而玉藻大夫不得造車馬他若躬稼本稷而亦稱禹三過不入本禹而亦稱稷以至以紂爲兄之子本指王子比干而亦及微子啟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本指杞梁之妻而亦及華周之妻皆因其一而並言其一朱王楙所謂古人省言之體蓋如此初不似今之拘拘此又窮經之士之所宜觸類而長之者也

又按嘗與石紫嵐論今人經解實有勝古人處蓋古人未定今方定者亦有終歸闕疑不得一味盡解以爲快者凡二條亦留京師時事徐嘉炎勝力過談述黃澤趙汸之學黃曰經在致思而已趙曰何謂黃曰如禮有五不娶一爲喪父長子註曰無所受命近代說者曰蓋喪父而無兄者也女之喪父無兄者眾矣何罪而見絕於人其非先王意已姑以此思之趙退而精思久之得其說曰此蓋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類爾註謂無所受命猶未失若喪父而無兄則期功之親皆得爲之主矣以復於黃黃曰甚善以弟論之果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類不與上文亂家子不娶註曰類不正相重乎禮止有四不娶耳烏得五予曰然長子蓋女子長成者而當嫁

而適遭父喪故曰喪父長子故曰無所受命此卽曾子問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壻弗取事耳勝力不覺擊節起立曰子可謂天啟其衷哉鄞萬斯同季野將輯古今喪禮名通考以喪服記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質予曰鄭康成解兄弟爲族親賈公彥曰當是夫之從母之類乎以弟論二說俱未安曷若以爲嫂叔有服之證予曰可及退而審思嫂叔無服一見於檀弓再見於奔喪三見於逸禮果此節爲兄公及叔之服則子夏親作喪服傳不應曰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云云子夏而云云其必非嫂叔服也可知降至晉雖有成案亦曾援此以爲宜大功而唐貞觀魏徵等議加嫂叔服止汎論以恩以情譬繼父方同爨不宜恝然終不援及喪

服記其不得彊爲說也可知須當闕疑惜不及復語季野或有謂予伐國不問仁人況發冢乎縱從冢中得有經籍吾亦不願觀者予曰朱子嘗言政和鑄造禮器並依三代遺法制度精密氣象渾古勝聶崇義三禮圖遠甚知潭州日遂申省部乞用銅製之以薦先聖政和鑄造非從發冢中來者耶又按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非指嫂叔斷斷如已謂終須闕疑亦未盡甲子春寓東海公碧山堂爲說禮服中夜精思不覺忽得曰此殆緦麻章夫之諸祖父母報之註腳乎儀禮明著小功者兄弟之服又曰小功以下爲兄弟夫之所爲兄弟服卽夫之所爲小功服妻降一等爲緦麻也夫之諸祖父母馬鄭解俱未當惟元敖氏以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當

之夫服此二人在小功章妻從夫而服則緦麻是也宛相符同惜黃勉齋奉師命以記隨經見未及此耳或曰上文君之所爲兄弟服室老降一等亦可作是解否余曰何不可此卽凡人大功服也卽如賈公彥指親兄弟爲旁期者亦可或曰兩兄弟可異解乎余曰中庸三年之喪達乎天子是天子全服三年期之喪達乎大夫卽含有降殺二達字義不同且上康成不嘗訓兄弟爲族親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時季野寓處頗近不敢復語之矣

又按服問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註云謂爲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緦麻疏云知屬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者此等皆小功之服凡小功者謂爲兄弟又一證

又按季野稱其師餘姚黃氏經學爲致精示余答萬季野喪禮雜問中有問鄭康成謂天子諸侯左右房大夫士直有東房西室陳祥道因鄉飲記薦脯出自左房鄉射記籩豆出自東房以爲言左以有右言東以有西則大夫士之房室與天子諸侯同可知朱子心頗然之而未敢決今將從祥道何如黃氏答此恐不足以破鄭說所謂左房者安知其非對右室而言也所謂東房者安知其非對西室而言也顧命眉之舞衣在西房兌之戈在東房天子諸侯之兩房經有明文士既有西房何以空設無一事及之耶余曰儀禮固曾及之何得謂無季野憬然余曰聘禮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賓南面受主退負右房而立是時賓館于大夫之廟此右房非大夫廟

所有乎季野曰據賈公彥以爲於正客館非廟余曰更證以下文公館賓賓辟康成註凡君有事於諸臣之家車造廟門乃下賈疏云以其卿館于大夫之廟此館則是諸臣之家已不能掩前說之非且古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皆廟也無別所爲館舍惟侯氏覲天子賜以舍非廟聘禮安得與之同昌黎嘗苦儀禮難讀今觀康成以下諸公議論得毋幷儀禮未之讀耶季野益不悅

又按禮記曾子問有公館私館之別公館凡二一是公家所造之館即賈所謂正客館一仍是卿大夫士家爲君所使停舍者即爲公館聘禮一篇自卿致館賓即館後有司入陳註云入賓所館之廟揖入及廟門註云舍于大夫廟卿館於大夫註云館者必於廟皆曾子問後所稱之公館非前所稱不得以公彥曲說爲藉口

又按余向謂諸侯三門每門各有一朝鄭康成謂外朝當在大門外大門者庫門也以公食大夫拜賜于朝無賓入之文爲之證陳祥道則謂大門外乃聘禮以柩造朝無喪入之文經涂非朝位也語最破的然亦未即以聘禮折之愚請折之曰案聘禮賓入竟而死是賓在路死未至國則以柩止于門外若賓死未將命是賓已至館特未行聘享之事而死則以柩造于朝夫一曰止于門外一曰造于朝分明死有不同而所以達君之命者亦各異處豈得合而一之或曰誠然但上

文厥明詡賓于館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下方敘公迎賓于大門內又曰賓入門左以大門內入門左證之則知朝在大門外康成猶未引此余曰賓皮弁聘至于朝聘至于朝四字爲一篇之綱不與下涉下方條析其事曰賓入于次不然次固在大門外而大門外卽朝當直接入于次不得另以賓字起矣公食大夫禮賓朝服卽位于大門外如聘大門外指次言不指外朝亦可證聘禮此朝字爲虛且上不又有勞者遂以賓入至于朝先言入後言朝之文乎

又按季野稱書集傳謂今書傳註所以獨少者緣壓于蔡氏予以爲不然因偶摘逆子釗於南門之外蔡傳作路寢門外不知南門卽下應門蔡益徒襲用僞孔傳而不顧與明堂位

穀梁傳不合不博考之故善乎陳祥道有言天子雉門闕人謂之中門猶應門書謂之南門爾雅謂之正門路門書謂之畢門師氏謂之虎門蓋中於五門謂之中門前於路門謂之南門發政以應物謂之應門畢於此謂之畢門畫虎於此謂之虎門則門之名豈一端而已哉弟謂尙不止此應門穀梁傳亦謂之南門曰南門者法門也范甯註法門謂天子諸侯皆南面而治法令之所出入故名法門考工記註謂之朝門路門大僕謂之大寢之門又謂之宮門師氏註謂之路寢門小宗伯註謂之殯門書以成王之殯在焉謂之廟門是也

又按儀禮十七篇言右房者二言左房者亦二右房見聘禮經文爲大夫之西房見記文則諸侯之西房也左房見鄉飲

酒記爲大夫東房見大射儀又諸侯東房分明有左有右由於有東有西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制並同吾猶憾祥道能虛會未能實證爾

第一百二十一

癸酉冬薄遊西泠聞休寧姚際恆字立方閉戶著書攻僞古文蕭山毛大可告余此子之廖俛也日望子來不可不見之介以交余少余十一歲出示其書凡十卷亦有失有得失與上梅氏郝氏同得則多超人意見外喜而手自繕寫散各條下其尤害義理者爲錄於此論威克厥愛允濟四句曰此襲左傳吳公子光曰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任威滅愛之言必是祖述桀紂之殘虐而云者且又出亂臣賊子口其不可爲訓明甚先所與處者鱄諸之輩所習謀者弒逆之事焉知詩書者耶後世申商之法厥由以興今作僞者但以吾聞之曰爲書辭不知既載聖經生心而害政發政而害事罪可勝誅乎李衛公問對臣按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此言凡將先有愛結於士然後可以嚴刑也若愛未加而獨用峻法鮮克濟焉太宗曰尚書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何謂也靖曰愛設於先威設於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於先愛救於後無益於事矣故惟孫子之法萬代不刊案衛公問對亦繫假託然尚知辨正尚書之非可爲有識又東坡書傳先王之用威愛稱事當理而已不惟不使威勝愛若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曰不幸而過寧僭無濫是堯舜以來常務

使愛勝威也今乃謂威勝愛則事濟愛勝威則無功是爲堯舜不如申商也而可乎此肩后之黨臨敵誓師一切之言當與申商之言同棄不齒而近世儒者欲行猛政輒以此藉口某不可以不辨案蘇氏駁辨可謂當矣其所斥近世儒者必王安石與盤庚傳後之君子同論小大戰戰四句曰據說我若不除桀桀必除我是湯之伐桀全是爲自全免禍計非爲救民塗炭也若聖人果非以救民爲亟則爲其臣子自宜生死惟命豈可作平等一輩觀爲此先發制人之策耶說得成湯全是一片小人心腸絕不知有君臣之分者殊可怪嘆如此實乃增湯之慙豈惟不能釋湯之慙已乎論將告歸曰此既造爲復政因造爲告歸下又有今嗣王新服厥命語則是太甲歸亳後尹輒翩然歸矣殊謬不然君奭曰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保衡伊尹也襄二十一年左傳曰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是尹奉太甲歸後作相之日方長今據其說伊尹於太甲初喪時即放之而自攝奉太甲歸後旋即復政若始終竟未嘗相太甲者太甲去而我留太甲來而我去何相避之深也唐孔氏曰殷本紀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沃丁序云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則伊尹猶及沃丁之世湯爲諸侯已得伊尹比至沃丁始卒伊尹壽年百有餘歲此告歸之時已應七十左右也案孔疏伊尹以百餘歲之人七十左右未名爲老太甲後爲賢君稱太宗享國綿長乃竟置伊尹於不問未嘗一日留相王室伊尹亦優游私邑安享以沒而終其身恝然其君益萬萬無是理也

按第二卷論凡我造邦五句爲襲國語姚氏與余同尤相發明曰作僞者誤以文武之敎令爲湯之敎令所謂張帽李戴者是其原文以天道賞善而罰淫領句下用故字接曰故凡我造邦無從非彝無卽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彝字卽應上善字慆淫卽應上淫字天字卽應上天道今割去領句別置于前此處數句全失照應剽竊古義既已乖舛不符又復隔越不貫胡其至此耶

又按第一卷論兼弱攻昧四句爲襲左傳亦不若姚氏發明之盡但認仲虺四語爲僅四字與余不同耳曰取亂侮亡塡左傳引仲虺語兼弱攻昧及推亡固存皆襲左傳語邦乃其吕倣左傳國之道也國之利也等語宣十二年隨武子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王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案左傳惟取亂侮亡一句爲仲虺語兼弱攻昧爲古武經語故引書以明兼弱引詩以明耆昧又引詩以明撫弱耆昧也若書辭果有兼弱攻昧取亂侮亡二句左傳安得分取亂侮亡句爲仲虺之言分兼弱攻昧句爲武之善經乎又安得以兼弱攻昧句爲提綱以取亂侮亡句爲條目乎此弊竇之瞭然者孫文融批點左傳云仲虺之誥中原有兼弱二字此以作斷語覺未妥閱此不覺捧腹夫左氏之文爲千古絕調安得此未妥之義留後人指摘乎使左氏受冤久矣今日始雪

又襄十四年中行獻子曰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襄三十年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皆僅有取亂侮亡無兼弱攻昧足以爲證其曰亂者取之云云孔疏謂取彼之意而改爲之辭其言非本文是也推亡固存一句亦是從上亡字增出存字以釋書辭故曰國之道也國之利也今將推亡固存一句一併湊作書辭而於國之道也等句改爲邦乃其昌以取協韻而已總之中間惟填傳引逸書四字上下皆是將兩處傳文割剝聯綴既使經如補衲復使傳無完膚矣

又按姚氏好以左氏駮古文與余同其論同力度德二句引昭二十四年傳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是同德度義本萇弘語所以興起大誓離德同德之義也今貿貿不察襲左此語於引大誓之前而又列諸泰誓中豈有同德度義爲大誓之辭而下接以太誓曰耶古人襲左其顯露敗闕多此類但左氏之書豈能掩人不見而天下萬世人日讀左氏之書卒亦無釐訂及此者何也杜預註度謀也言唯同心同德則能謀義子朝不能於我何害其義本與逸書四句聯屬今將逸書四句另置於中篇此下接之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彼有德字兼心字此僅有心字無德字全不照應又增同力度德一句以配合同德度義左氏度字本謀度之度今作揆度之度同力度德

猶可解同德度義便不可解矣而孔傳乃彊爲之解曰德鈞則秉義者强夫德既鈞矣又何謂之秉義乎豈義在德之外更居德之上乎豈紂與武之德鈞而武獨爲秉義者乎卽如其解又何以興起下引大誓離德同德之義乎種種述謬摘不勝摘劉炫左傳註案孔安國云德鈞則秉義者彊蓋弘此言取彼爲說必其與彼德同乃度義之勝負但使德勝不畏彼彊故卽引泰誓而勸其務德杜爲不見古文故致此謬穎達曰彼尚書之文論兩敵對戰揆度有義者彊此論甘氏又往既不能同德何能度義屬意有異與書義不同劉以爲杜違尚書之文而規其過非也案劉炫反据僞傳以詆杜之非穎達又駁劉註以證杜之是劉孔諸君皆不幸生古文之後

徒作此紛紜耳

又按論惟有慙德引襄二十九年傳季札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案札之觀樂聞聲審音卽能知帝王之德辨衆國之風史遷稱其見微而知淸濁是也自虞夏以訖春秋皆札自爲論撰絕無一語扳据詩書之文若謂尚書先有此語而札乃扳据爲說安在其爲知樂耶其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慙與猶有慙德正是一例句法若是則文王亦當自爲有憾耶札之此語乃是評湯之韶濩卽如孔子謂武未盡善意那邵甘露頌樂無慙德沈約謝示樂歌啟觀樂帝所遠有慙德皆足證若是則武王亦當自爲未盡善耶今誤以評樂之言加之成湯之身而仲虺釋之史臣書之將聖人靑天白日心事全驅入糢餬曖昧之鄉

豈不重可嘆耶又曰聖人之道順時而已時當揖讓則爲揖讓時當征誅則爲征誅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是俯仰皆無慙矣苟有絲毫之慙聖人必不爲之觀湯誓今朕必往之辭及論語玄牡昭告之語豈是抱慙負疚者耶

又按論至治馨香感于神明亦引僖五年傳曰詳宮之奇原文所謂馨香本屬黍稷而言黍稷者本屬祀神言意謂祀神所重在德苟有德矣其馨香非菹黍稷而已乃明德之馨香也今其上既無黍稷字突然曰至治馨香夫馨香於至治何與耶此處既不言祀神事下又突然曰黍稷非馨夫黍稷於治民何與耶種種迷謬皆爲吞剝周書成語故余讀三國志張紘傳紘陵曰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竊以此僞作者之所本

又按論古文襲今文之誤處曰無逸篇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說命上則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以爲相表裏矣不知無逸其惟二字本是承接上句三年不言語氣則上句不言二字不可刪也又是喚起下句言乃雍語氣則下句言乃雍不可刪也今上下皆刪獨留此句其惟二字竟無着落語氣不完何以便住又曰咸有一德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本倣國語夏書曰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禮記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盬后非民無以辟四方但二者皆以民非后在上興起下后非民乃是告君語義今倒置之則是告民語義不容出伊尹對太甲之口矣

又按論蔡傳之誤曰臣下不匡其刑墨安國傳墨刑鑿其額涅以墨穎達疏犯顏而諫臣之所難故設不諫之刑以勵臣下此特據僞孔傳杜撰別無所出蔡氏引劉侍講曰墨卽叔向所謂夏書昏墨賊殺臯陶之刑貪以敗官爲墨案左引夏書謂昏墨賊三者皆當殺非刑名也此云其刑墨乃五刑涅頯之名也且此非貪罪作僞者原自不引左傳其意欲以爲不諫者有刑然又以不諫之刑本無所出因之姑從輕典云爾劉氏以左傳宼殺之墨解僞書涅頯之墨是僞書之墨本是刑名者反不謂之刑名左傳之墨本非刑名者反謂之刑名矣何兩誤也

又按余嘗以六韜三略李衞公問對盡僞書茲讀井觀瑣言已知有先我而駁及者曰宋戴溪將鑑博議乃極稱三略通於道而適於用可以立功而保身且謂其中多知足戒貪之語張良得之用以成名謂問對之書興廢得失事宜情實兵家術法燦然畢舉皆可垂範將來以瑗觀之問對雖僞然必出於有學識謀略者之手東坡云問對是阮逸僞作三略純是剽竊老氏遺意迂緩支離不適於用其知足戒貪等語蓋因子房之明誓而爲之辭非子房反有得於此也益圮橋授受之書亡矣此與所謂素書皆贋本如曰高鳥死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亡者謂奪其威廢其權也皆取諸舊史而附會之痕跡宛然可見而戴亟稱之無乃未之思與或謂漢建武二十七年詔已援黃石公記柔能制剛弱能制强語則此書

之傳亦遠矣余曰安知非作三略者反用漢光武詔以充入之乎善夫朱子論孔叢子因曰天下多少是僞書開眼看得透自無多書可讀其亦上數書之謂與

第一百二十二

第一百二十三

第一百二十四

第一百二十五

第一百二十六

第一百二十七

已上並闕

第一百二十八

或問孔安國之從祀在唐貞觀二十一年實以古文尚書今子既辨古文尚書經與傳皆屬假託然則安國之從祀亦可得而去乎余曰唯唯否否安國之尚書誠假託然其於經籍之功亦有不可得而泯者如孝經二十二章傳至梁始亡論語二十一篇何晏時雖不傳而今論語註有所謂孔曰者卽安國之辭是其有功於論語不可泯也禮古經五十六篇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正同餘三十九篇謂之逸禮哀帝時欲立學官不果鄭康成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爲鄭氏學今鄭注有所謂古文作某卽安國之本所謂今文作某者乃從安國本也逸禮三十九篇唐初猶傳諸儒曾不以爲意遂熾於兵而罕澄所纂逸經八篇猶安國之遺也是其有功于儀禮不可泯也

禮記未詳篇數然漢志亦謂自孔壁得之伏生今文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安國古文出始分析酒誥召誥率多脫簡劉向以中古文校之始復完備是卽其有功於今文尚書亦不可泯也且論其生平固無得而訾議也攷其世系固先聖之嫡派也其從祀烏得而廢諸愚于是有感於漢從祀諸儒矣伏生以尚書二十八篇祀宼也高堂生以儀禮十七篇祀宼也毛萇以傳詩三百五篇祀亦宼也獨杜子春以周禮后蒼以禮記則有可得而議焉者杜子春爲劉歆門人永平初尚存能通其讀鄭眾賈逵往受業焉馬融鄭康成之傳註皆始于此是以爲有功周禮而不知其功于周禮與杜林之有功古文尚書差相等耳固未殊絕也何以言之創始者難爲功繼起者易爲力當秦火絕滅之餘而能存亡保缺抱聖人之遺經獨傳于世如伏生高堂生之功豈不爲殊絕哉至王莽亂尚不至如秦火之甚故論實有功于周禮其惟河閒獻王德乎河閒獻王始開獻書之路得周官五篇購以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藏于祕府哀帝時劉歆校理祕書始著於錄略而後有門人杜子春能通其讀遡厥淵源實自獻王故論周禮之功進河閒獻王德于兩廡而罷杜子春可也且河閒獻王之功亦不細矣據漢志及隋經籍志則禮古經出孔壁者安國得而獻之出於魯淹中者獻王得而獻之孝經十八章獻王所得顏芝之本也見邢昺疏記百三十一篇獻王得七十子後之書也立毛氏詩則毛萇爲之博士立左氏春秋則貫公爲

之博士濟濟乎洋洋乎西京之儒者未能或之先也其從祀烏得而舍諸后蒼之從祀在嘉靖九年張孚敬是年尚名璁茲從賜名枋國大正祀典黜戴聖而進后蒼推孚敬之意以春秋三傳有左氏公羊穀梁氏尚書今文有伏生古文有孔安國毛詩有毛公獨三禮儀禮有高堂生周禮有杜子春而禮記有戴聖今戴聖以贓吏見黜不可不思一人以補之於是見藝文志有訖孝宣世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儒林傳有蒼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大戴小戴遂以后蒼者爲有功禮記而祀之不知后蒼之明禮亦明高堂生之儀禮耳其與禮記固絕不相蒙者也今世俗槩以禮記爲曲臺記此語不知何所自來而孚敬亦從而靡甚矣孚敬之不學也鄭康成六藝論謂高堂生以禮授蕭奮奮授孟卿卿授后蒼蒼授戴德戴聖是爲五傳弟子所傳皆儀禮也又謂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今大戴禮記是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禮記之在西漢原不立學官即大小戴所刪亦不見藝文志東漢後馬融盧植鄭康成始各有解詁通爲三禮焉故若論禮記之功雖罷后蒼可也或曰漢儒罷祀皆以過劉向以通神仙方術罷賈逵以附會圖讖罷馬融以黨附勢家罷何休以註風角等書罷今杜子春后蒼子安得以過而罷之余曰無過者雖罷仍改祀於其鄉若杜子春后蒼者依盧植鄭康成之例祀於鄉可也或曰毛萇爲河閒獻王博士屬有君臣之分而並列兩廡開魂魄其能安乎余曰吾思之稔矣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則臣雖齊聖不先君食可知也

當仍毛萇于兩廡而進河間獻王德於啟聖祠位次在顏曾孔孟孫四先賢之下周程朱蔡四先儒之上亦稱曰先儒可也嗚呼余之爲斯論也自以爲不可復易昔程敏政當弘治初元上疏議孔子廟庭祀典孰者當存 左氏 公羊高 穀梁赤 伏勝 孔安國 毛萇 高堂生 杜子春 申培 孰者當罷 戴聖 劉向 賈逵 馬融 何休 王肅 杜預 申黨 公冶 秦冉 顏何 鄸 林放 孰者當進 后蒼 王通 孰者當改祀於鄉 鄭眾 盧植 鄭康成 服虔 范甯 鄸瑗 林放 孰者當遷配於啟聖 顏無繇 曾點 祀啟聖 程珦 孔鯉 孟孫氏 與從朱松 凡三十九人俱不果行逮嘉靖朝張孚敬枋國始一一如其議以行之論之定者不行之于己猶可行之于人不行之一時猶可行之于後世如此余之爲斯論也深所望於後之君子哉

按程敏政疏亦謂后蒼有功禮記宜與左氏伏生等一體從祀則張孚敬之誤不獨誤讀漢書亦緣敏政有以先之不特此也以鄭夾漈之博奧猶謂漢世諸儒傳授皆以曲臺雜記故二戴禮在宣帝時立學官周禮儀禮世雖傳其書未有名家者此何異說夢乎篁墩一疏援經據義出入凜如秋霜雖未見行當代猶獲見賞異時故孚敬於其原疏之外所特進者一人歐陽修從前祭酒謝絳之議黜革者一人吳澄從今舉人桂華之議從祀啟聖祠者一人蔡元定愚竊有議焉者歐陽修從祀雖稱其衛道之功同於韓愈而實以濮園之議合于己私故孚敬得而進之當嘉靖六年上已欲進歐陽修緣費宏楊一清不可而止是當日君臣固未敢毅然行也至

孚敬則行之不恤矣吾恐後世之君子有以議其短長也愚嘗考鄭康成生平與盧植同無過而植經解已不傳康成尚大顯于世卽其于三禮之功亦不細爲當日計者康成仍宦閹既而思之康成最戒渭緯書緯書起於成哀之後東京尤盛爲儒宗者正當引聖經以折其妄而反援以證經是信經不若信讖緯也賈逵以附會圖讖罷矣何休以註風角等書罷矣不罷康成無以服賈何之心改祀於鄉亦可謂得其平者矣凡余議從祀諸儒皆平心易氣不敢有一毫私喜怒於其間亘以此質鬼神俟後聖之事也今孚敬以濮議之唾餘一旦膺圭眷擅國柄遂敢進其所私喜之人於廟庭而又殺先師之佾舞邊豆爲不同天子名之曰不敢上儗乎事天之禮不知德足配天何不可事以事天之禮乎且成均者天子釋奠尊師之地以天子尊天子師而用天子禮樂又何不可之有乃孚敬以意爲降殺乎噫孚敬以勢力壓天下之人俾不敢議其大禮而又欲以勢力壓萬世之人俾不敢復議其祀典也哉

又按逸禮三十九篇謂唐初猶傳天寶之亂遂燬於兵出草盧吳氏說不知何所自來獨朱子文集及語類有唐初其書尚在一語與他語互異因徧考隋經籍志新舊兩唐志俱無禮古經五十六篇或逸禮三十九篇之目僅存者今儀禮十七篇而已賈公彥疏周禮儀禮於鄭註所引逸禮處不能辨出何書孔穎達疏月令能知所引爲中霤禮文矣然亦不言

具存則可證唐初無現傳之事也安國壁中所得實止論語
孝經尚書禮經四部無禮記今云然者亦偶本漢志余又曾
疑漢志魯共王壞孔子宅一段禮記記字爲衍文或經字之
譌因顏注未明故未盡削去實非屬定論也
又按周禮廢興序云王莽時兵災並起劉歆弟子喪亡徒有
里人河南緱氏杜子春尚在蓋杜子春乃緱氏縣人非緱爲
人氏與杜子春各爲一人隋志譌云河南緱氏及杜子春受
業於歆因以教授鄭衆涤因之遂謂禮有緱氏要鈔四卷不
知此見隋志及唐經籍志俱爲禮記要鈔注云緱氏撰似是
六朝人唐藝文志則名緱氏要鈔六卷爲宋戴顒撰豈東漢
初書乎鄭之妄多此類

又按隋志云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
十一篇獻之亦譌漢志於此記注云七十子後學者所記蓋
七十子既喪源遠而末益分其時之學者各撰所聞故多雜
隋志誤會增及字遂畫爲二樣人與杜子春同請更證之漢
志於王史氏二十一篇下亦注七十子後學者劉向謂王氏
史氏六國時人則七十子後學者六字豈有仲尼弟子在內
哉
又按以后氏曲臺記爲即今禮記誤實始徐堅等初學記堅
云見禮記正義今禮記正義無斯語堅復誤
又按后華峙紫嵐告余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謂如顏曾子思
配饗廟庭而路晳伯魚反下從兩廡之類非謂並列于兩廡

者並列兩廡若河間獻王毛萇雖君臣一統於先師之尊左昭右穆如宗廟行列未覺不可余曰蔡元定父子不兩祀之乎紫嵐曰周輔成程珦朱松皆以子貴故宜從祀啟聖若蔡元定自有功聖門非以子後重者仍宜改祀於兩廡可也余曰此說誠是吾爲子識之

又按程珦朱松從祀程篁墩稱其子之學開於父一首識周濂溪于屬吏之中薦以自代而使二子從游一臨沒時以朱子託其友胡籍溪而得程氏之學且珦以不附新法退矣松以不附和議奉祠矣歷官行已咸有稱述若周輔成者特以萬厤二十三年湖廣撫按援珦松之例以進案潘興嗣親爲茂叔友又據其子所次行狀撰墓文並未及輔成行實一字

但云任賀州桂嶺縣令贈諫議大夫而已其云多善政者疑後人傳會非實竊謂縱實濂溪不由師傳默契道妙學於其父何與哉而援珦松例邪罷之爲宜

又按程篁墩議孔子弟子從祀據家語而以史記所載爲後人附益誤太史公明云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家語在唐初已非古本見顏師古注竊以二書亦未可偏廢史記七十七人有公伯寮冉鄙單則家語所無家語亦七十七人別以陳亢琴牢縣亶當其數合而計之整八十人嘉靖九年公伯寮以愬子路沮孔子罷宜矣但秦冉顏何以不載家語罷則大非二人宜復祀且顏何特不見篁墩所據家語而未嘗不載唐小司馬時家語見史記註程氏亦考未詳又兩廡不

見有縣亶或以縣亶郎鄒單亦非宏補入以合家語如是而
孔子所謂受業身通者皆全具矣他若石室圖有蘧伯玉林
放申棖篁墩以棖卽史記申黨宏存棖去黨合論語蘧伯玉
在所嚴事林放止稱魯人未聞在弟子之列改祀於鄉此則
最爲論之持平無庸更議云
又按七十子之祀既定仍有可議者三一羅從彥李侗皆萬
厤四十一年進今天下學宮尙未通祀宏詔諭之一朱子門
人蔡沈以書集傳進而黃幹直卿所編喪祭二禮尤精博出
蔡上行誼首爲朱子推重亦宏進一程子門人有楊時朱子
門人有蔡沈豈有曾子高弟公明儀見祭義註者孟子高弟
樂正克見孟子配饗者反在兩廡之外乎誠爲闕典或曰其

位次若何余曰公明儀在先儒左氏之上樂正克在穀梁氏
之下皆稱先儒可也
又按孟子之父孟孫氏孫字宏去方與廟庭亞聖之氏同生平行實無考以
孟子之故遷配啟聖祠人無異議則祀典既可上及於父亦
可下及於子四配中曾子有子曰曾申字子西集註以爲曾
子孫者非賢見孟子宏從祀十哲中子張有子曰申詳賢雖
下于子思卻與泄柳並亦宏從祀或曰其位次若何余曰公
明儀既入此二公當在公明儀之上亦稱先儒蓋儀又子張
高弟見檀弓疏
又按李侗從祀周木於成化乙巳曾請於朝不果行後作延
平答問序曰自愧寡陋未考元史從祀之詳余案元史祭祀

志載宋五賢從祀是至正十九年胡瑜乞加楊時李侗胡安國蔡沈眞德秀五人名爵從祀廟庭二十二年已準行矣何後正統初仍以胡蔡眞入從祀弘治開謝鐸徐溥屢以楊時爲請議論雖正終不知有勝國已行故典然則明臣之寡陋大抵爾爾竊以如木之能自愧者亦罕其人矣

又按十哲顏子居首顏子既配饗以曾子當其數而居子夏之下後曾子又升配饗在宋度宗咸淳三年人以爲必有若進矣已而進子張子張不愧也竊思有若終不可屈兩廡但難位置之偶讀王伯厚論語考異曰有若蓋在言語之科宰我子貢之流亞也以孟子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爲斷快哉論也又思兩廡有公西華以孟武伯問仁子路曾晳等侍坐章觀之其政事之才實與由求並豈宜屈此因思當上請於朝廣而爲十二哲如是而德行有三人焉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亦三人焉宰我子貢有若政事亦三人焉冉有季路公西華文學亦三人焉子游子夏子張之屬文學也何居余曰程篁墩議王通胡瑗從祀斷以程朱之言愚則終始斷以孟子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皆孟子言也位置正宜於此不然孟子之言反不若程朱矣

又按王通胡瑗從祀程篁墩斷以程朱之言是已但朱子近思錄第十四卷載論聖賢諸子之語自孔子下十有六人盡入從祀雖荀卿揚雄入而未終終不似諸葛孔明尙闕焉有

待者竊以程子稱其爲王佐爲儒者爲庶幾禮樂可謂至矣復討論得陳氏龍正書有云學須靜其旨與寂然不動通乎集衆思其道與舍已從人近乎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罪廢人而人感泣其用與不費不庸不怨協乎持心如秤不爲人輕重所云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者與諸葛忠武矣直孟子而後一人以序饗祀可矣隨之九四次孔明於伊周程子先得我心卽以之作漢諸葛孔明先生從祀議可

又按孔明而外復得一人曰宋范文正公公從祀屢爲議者所歸討論得王氏禕書欲脩仲淹並進王氏世貞則欲黜脩而進仲淹誠哉先得我心矣且其年最長生於太宗端拱二年己丑胡瑗少四歲生太宗淳化四年癸巳邵雍生眞宗大中祥符四年辛亥周惇頤生眞宗天禧元年丁巳司馬光生天禧三年己未張載生天禧四年庚申程顥生仁宗明道元年壬申頤二年癸酉楊時生仁宗皇祐五年癸巳羅從彥生神宗熙寧五年壬子胡安國生熙寧七年甲寅李侗生哲宗元祐八年癸酉然後及朱及張及呂一以齒所謂異代者既以序朝而同代者自宜序齒一也或曰聖門重道不重齒果爾朱子不應列宋之第十三或曰以從祀時先後序果爾胡瑗在明嘉靖始入又不應突列周程前凡此皆禮之無可疑者

又按從祀已入而復罷者皆各以其一實事獨荀卿生平無

可以僅以議論曰性惡是也愚敢援荀卿之例及王陽明陽明生平亦無可以亦僅以議論曰無善無惡是也辨無善無惡者眾矣而莫善於萬厤間顧高二公顧端文憲成謂佛學三藏十二部五千四十八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七佛偈了然矣故取要提綱力剖四字又以辨四字於告子易辨四字於佛氏難以告子之見性麤而佛氏之見性微也辨陰壞實教也其言曰自古聖人教人為善去惡而已為善為其固有也去惡去其本無也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其致一而已矣陽明豈不教人為善去惡乎然既曰無善無惡而又曰為善去惡學者執其上一語不得不忽下一語也何者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之所固有則皆情識之用事矣皆情識之用事皆不免為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為之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得有矣皆非吾之所得有則皆感遇之應迹矣皆感遇之應迹則皆不足為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去之猶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吾亦無善無惡已耳若擇何者而為之便未免有善在若擇何者而去之便未免有惡在若有善有惡便非所謂無善無惡矣陽明曰四無之說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為中根以下人立教是陽明且以無善無惡掃卻為善去惡矣既以掃之猶欲留之縱曰為善去惡之功自初學至聖人究竟無盡彼直見以為是權教非

實教也其誰肯聽既已拈出一箇虛寂又恐人養成一箇虛寂縱重重教戒重重屬付彼直見以爲是爲眾人說非爲吾輩說也又誰肯聽夫何故欣上而厭下樂易而苦難人情大抵然也投之以所欣而復困之以所厭卑之以所樂而復攖之以所苦必不行矣故曰惟其執上一語雖欲不斡而不可得也而不可得至於忽下一語其上一語雖欲不斡而不可得也羅念菴曰終日談本體不說工夫纔拈工夫便以爲外道使陽明復生亦當攢眉王塘南曰心意知物皆無善無惡此語殊未穩學者以虛見爲實悟必依憑此語如服鴆毒未有不殺人者海內有號爲超悟而竟以破戒負不韙之名于天下正以中此毒而然也且夫四無之說主本體言也陽明方曰是接上根人法而識者至等之于鴆毒四有之說主工夫言也陽明第曰是接中根以下人法而昧者遂等之於外道然則陽明再生目擊茲弊將有摧心扼腕不能一日安者何但攢眉已乎高忠憲攀龍作方學漸性善繹序曰名性曰善自孟子始吾徵之孔子所成之性卽所繼之善也名善曰無自告子始吾無徵焉竺乾氏之說似之至王陽明始以心體爲無善無惡心體卽性也今海內反其說而復之古者桐城方本菴及吾邑顧涇陽方謂天泉證道乃王龍溪之言託於先師陽明攀龍不敢知竊以陽明所爲善非性善之善何則彼謂有善有惡者意之動則是以善屬之意也其所謂善第曰善念云而已所謂無善第曰無念云而已吾以善爲性彼以

善爲念也吾以善自人生而靜以上彼以善自五性感動而
後也故曰非吾所謂性善之善也吾所謂善元也萬物之所
資始而資生也烏得而無之故無善之說不足以亂性而足
以亂教善一而已矣一之而一元萬之而萬行爲物不二者
也天下無無念之心患其不一於善耳一於善卽性也今不
念於善而念於無無亦念也若曰患其著焉著於善著於無
一著也著善則拘著無則蕩拘與蕩之患倍蓰無算故聖人
之教必使人格物物格而善明則有善而無著今懼其著至
夸善於惡而無之人遂將視善如惡而去之大亂之道也故
曰足以亂敎此方君所憂而性善繹所以作也善乎方君之
言曰見爲善色色皆善故能善天下國家見爲空色色皆空
不免空天下國家見之異則體之異體之異則用之異此毫
釐千里之判也嗚呼古之聖賢曰止善曰明善曰擇善曰積
善蓋懇懇焉今以無之一字掃而空之非不敎爲善也旣無
之矣又使爲之是無食而使食也人欲橫流如水之建瓴而
下語之爲善千夫隄之而不足語之無善一夫決之而有餘
悲夫

又按陽明之學出于象山象山生平亦無可以亦當以其議
論曰顏子爲不善學是也此語果是則孔子爲非孔子不非
則此語殆無忌憚且荀卿之所以疵者在言性惡與孟子相
反反孟子者旣去反孔子者顧可晏然而已乎程子曰旣不
識性更說甚道余亦謂旣不識顏子而輕詆之豈眞讀孟子

而有得耶不過取其便於己似己處標以爲宗不罷象山亦無以服荀卿之心曾戲語古人生平有三多揚子雲多卻一莽大夫吳草廬多卻咸淳間舉進士與李易安多一張汝舟均爲終身疵不然此二大儒者第取以言功于聖門在漢勝董仲舒元勝許魯齋孰得而撤其俎豆兩廡之席哉

又按陳氏龍正書言孔廟祀典損益更宜得中成化中增定舞佾八邊豆十二以益爲尊者也嘉靖初易像爲主易王稱師以損爲尊者也像非華教而王號不足以極隆惟師之尊直與親並雖天子可以北向而事之故嘉靖之損與成化之益實相成也卽更大成殿爲先師廟亦以神明之禮事之豈以廟之稱爲替於殿也帝王所居生稱殿死稱廟故曰淸廟曰世廟曰太廟皆神明之也大內寢室有殿子孫祀其先以生人之道也今孔子萬世公共之師神明之宜也何必如子孫之祀先哉惟兼損佾舞邊豆之數果當日言禮者迎附之失應如王世貞議復其舊然世貞當日之請所以不行者亦以未闡損益之原在祭之者而不在所祭者禮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師弟子之義卽父子可通也孔子布衣也而祭之於太學者天子也天子北面而拜饗之矣顧以所祭者布衣而不可八佾乎然則孔子生時固未爲諸侯王也雖六佾豈其所固有哉故佾之八也邊豆之十二也爲天子主祭而特隆之於太學者也此說非成化十二年增邊豆佾舞時詔通行天下非以帝禮追隆先師也若以帝郡邑且不得槩祭矣其說爲吾

所已及者言四配切近聖座皆稱子蓋以後人致敬前賢不以生時師前弟名祖前孫名之禮拘也由是言之則閔冉游夏之徒侍饗殿側卽兩廡之羣高第弟子及後世名儒其上皆冠以先賢先儒則莫非後人致敬前賢之禮矣若猶呼名於義未合宜如論語記例路貢游夏及羣弟子悉以字稱如先賢子羽澹臺氏子賤宓氏後世諸賢有謚者則舉而加之如先儒仲淹文中子王氏退之文公韓氏宋儒道高者自昔稱六子崇禎朝已特子之入本朝則敬軒薛文清公敬齋胡文敬公之類古者大臣沒則錫謚正以易名爲之諱也今以後世廟祀昔賢反不爲諱於義安乎唯大學則天子所視本朝從祀諸先生當特於謚前稱名如云先儒薛瑄謚文清胡居仁謚文敬之位益以君臨臣不宜字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此爲諸先生體尊主之心也或曰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天子批答章疏時呼輔臣爲先生御經筵呼講官爲先生皆不以名朝夕供職猶見敬禮若是況乎列食文廟號躋往哲何必名之第曰先儒薛先生謚文清胡先生謚文敬是則用上敬下謂之尊賢體天子重道之心也於先代字之子之於本朝名不名兩著其義惟所取裁言亦可錄獨又言左不以字顯權且稱名不知邱明非左氏也高堂生名字偕亡不知伯其字也見謝承後漢書

又按甲戌首春交王復禮草堂于錢塘示余文廟祀典十四議內一議實爲吾說所未及者錄之略曰宋洪邁言孔門高

弟顏既配享曾復居堂而二賢之父乃列從祀子處父上神靈未安元熊未言宜別立一祠祀聖父叔梁紇而以顏曾孔孟四氏侑食如此則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明嘉靖間果如其議二賢遷配啟聖某以爲從此類推孔忠非夫子之兄子乎公冶長非以子妻者乎南容非以兄之子妻者乎今尚列兩廡子思之神其能安乎不若遷二賢亦配啟聖則伯魚子蔑兄弟也皆啟聖之孫公冶子長南宮子容姻婭也皆啟聖之孫壻分同誼合配享一堂位在先賢孟氏宜改稱子方之例之上可也

又按余考得牛弘列傳弘有明堂議云案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其書皆亡莫得而正王居明堂禮正三十九篇之一康成引入禮註者蔡又前于康成故亦引入明堂月令論弘云書亡是至隋已不傳亦何怪經籍志無其目也朱子謂五十六篇禮不知何代何年失了可惜猶未考及此右曾謂余此疏證自鄭康成來所未有惜朱紫陽不得見之者蓋亦有以夫

或謂子子既欲近罷陽明遠罷象山則居於兩公之間如白沙者亦應在所罷矣子曰然亦以議論白沙詩有云起憑香几讀楞嚴又云天涯放逐渾開事消得金剛一部經生平所學固已和盤託出不爲遮藏較陽明予猶覺其本色竊以儒如胡安定雖龐然尚守儒之藩籬如陸與陳與王雖深卻陰壞儒之壺奥故一在莫敢廢一在必當罷卽陳氏龍正贊昌

黎亦只曰麤麤麁麁守正

或又謂明從祀僅存文清敬齋矣如斯而已乎予曰近討論得四先生學約爲薛爲胡爲羅爲高曰薛文清以純粹之資加刻厲之學讀書一錄力明復性之旨胡敬齋認定一敬以接聖學之傳羅整菴當心學盛行狂瀾鼎沸遠摘金谿新會以正其源近攻姚江增城以塞其流視薛胡兩先生力鉅而心苦矣高忠憲一代正骨力肩斯道凡於學脈幾微曲折辨析不漏毫芒靈心妙筆又足發之蓋四先生者羽翼宋五子者也竊以明如整菴忠憲當續入從祀

又按兩廡先賢先儒位次後多凌躐或具疏或私著論皆以亟請釐正以安在廟之靈爲言誠不可已蓋緣有遷者改者黜者西多於東於是西之先儒左氏則躐於東之先賢秦非之上西之漢儒孔安國則躐於東之周儒穀梁赤之上甚且以弟而先兄程頤之于灝是也以南宋而先北宋朱熹于司馬光是也他若此尚眾愚謂須俟上所議進者悉進無遺賢罷者悉罷無幸位然後一堂之上首四配少次十二哲兩廡之間先賢若干人次先儒若干人東西對敘逐位遞遷一依其朝代及齒不必拘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如宗廟之制斯可稱不刊之典

又按山陽縣學廟新成邊豆放失如式更製有以其數來徵余者余漫據續文獻通考載明初司府州縣衛學禮學如太學答之禮謂邊豆當時循元制邊豆各以十也又據成化十

二年九月允周洪謨再疏請邊豆增爲十二六佾增爲八通行天下通行天下不止國學皆用十二邊豆可知今當嘉靖降殺後仍宜以十楊開沅用九聞而以明會典所載來曰嘉靖九年令南京國子監祭用十邊十豆天下府州縣學八邊八豆樂舞各止六佾禮固有差等矣爲之憮然要之他日國學復成化制時府州縣學降以十固所甘心爾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十　終

善化劉鐸
湘陰吳宗寶校